

翠微先生北征录

(宋)华岳 著

目录

卷一	平戎十策.....	01
卷二	治安药石.....	34
卷三	治安药石.....	36
卷四	治安药石.....	41
卷五	治安药石.....	49
卷六	治安药石.....	53
卷七	治安药石.....	60
卷八	治安药石.....	67
卷九	治安药石.....	74
卷十	治安药石.....	81
卷十一	治安药石.....	86
卷十二	治安药石.....	92

卷一 平戎十策

再上皇帝书

开禧三年吉月吉日，待罪国学发解布衣臣华岳，谨昧死百拜，裁书献于皇帝陛下。

臣向以狂妄叩阊，乞罢兵事，冒犯天威。重蒙圣慈，不赐诛戮，谪臣建安，迨今两载。伏自戴罪以来，日闻边鄙之音，伤痛不已，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审也。夫救火于炎炎之时，不如徒薪于曲突；拯溺于狂澜之中，不如济人于溱洧。今火之既焚，水之既溺，复将坐视而不恤，则燎原滔天之患将莫知其所止矣。当其未焚未溺，臣不能挽回陛下之听，臣之罪也不可逃；及其既焚既溺，复不能为陛下扑灭而疏导之，臣之罪可胜诛邪？

臣尝闻之，立帝王之大业者在豪杰，扫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。高帝惟能收三人杰，故赤帝子之业不劳而成；光武惟延揽英雄，故中兴之功定于十有三年之速。英雄不收而咨谋于庸常科目之儒，豪杰不招而听命于尝试草草之士，臣知其偏见浅识适足以资敌人深长之谋，而轻举妄动鲜有不奔军而误国者。然则陛下今日之事，将付之于书生学士邪，抑付之于英雄豪杰邪？夫所谓英雄豪杰者，山林特起，拜为父师；江湖隽逸，视为

标准；衣冠缙绅，足未尝躐其门；王公大人，名未尝过其目。其所究心者，门屏、缶听、种冰、阱圉、飞灰、走雷、风篁、水栅、木柜、摇波、透石、远汲之制。其所筹算者，五福、大游、君基、臣基、天乙、地乙、四神、直符、小游、民基、青门、直使之诀。其所歌诵者，长庆人事、诸子秘传、张氏屠寇、九星营寨、诸家秘密之书。其所交游者，唐城、桐柏、茶牙、海狗、东邹、南偃、夹山、六安、鸡鸣、马嘶、羊岷、房陵、襄淮遗逸之士。其所畅望者，巢淮涟泗之浅深，可以通津之远近；淮汉荆襄之肥瘠，可以屯兵之多寡。其所素晓者，淮东多川泽，利舟楫而不利步骑；淮西多山林，利步骑而不利舟楫。其所收集者，皆梁汉奇材，荆楚壮士，烟云楼阁，波涛楼橹、窟穴药石、风云占候之人物。其所计度者，山口、枞阳、东关、斥江、裕谷、马肠、九曲、狗谷、射阳、杨口、洲头、杨林之津要，以至荆襄之战地三十六，何地为险；淮南之山寨九十四，何寨为要。论至于此，则英雄豪杰之士，其视夫书生学士之流，岂不大有径庭也哉！

仰惟皇帝陛下，奋五百岁间生之资，恢亿万载中兴之业，将以合天下而为一家，合夷夏而为一统。凡兵家之事，无不曲尽其至，自宜一举而朔庭空，三箭而天山定。何大兵之出两周星次，而大捷之未奏邪？何调发之帅布满沿边，而废置之靡定耶？掘池三尺，可守一城，兵家之濠堑也。何长淮千里，不足以限守御之国也？一夫守隘，万夫莫向，兵家之险要也。何云屯百万，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？尺寸之地所必争，何贼锋未交，先自弃其城邑？颗粒之粟所必计，何贼虏未至，先自焚其粮草也？市人可驱，乌合可斗，兵家之妙用也。何今日二浙、福建、江淮、荆湖新招之卒，其发解于宣司者，乃病于教阅之未精邪？唱筹量沙，因粮于敌，兵家之奇计也。何今日武昌、蕲阳、

山口、枞阳、池口、芜湖、采石、建康、镇江交收之米，其桩积于沿江者，尚虑其积之未丰耶？

臣尝深思而熟计之矣，非陛下之宠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，而英雄豪杰之材则未蒙于宠遇；擢用者皆规矩准绳之士，而泛驾不羁之士则未蒙于擢用，故如是欤！自今以观，师行千里，命下两载，求贤之诏下郡国者无一字，荐贤之书入章奏者无片纸。荆襄之遗逸，未闻其姓名；江淮之豪放，未识其面目，人材何自而能出，事业何自而能济？以故甲日亦战，乙日亦战，不知夫壬遁之为何术也。生道亦出军，死道亦出军，不知夫青黑之为何神也。张曰可将则将之，李曰可罢则罢之，不知张李之说，孰为果然耶。左曰可攻则攻之，右曰可守则守之，不知左右之说，谁为适当耶。吁！庙堂有知兵之臣，则总调发者皆真实之材；宣司有知兵之士，则受节制者无侥幸之将。故庙堂知兵，则知兵者进，而不知兵者退；宣司知兵，则知兵者将，而不知兵者罢。兵不自知，而一切黜陟之术，悉听诸人，吾见其事业之所成，有不待智者而后知其必败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坐乎此。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，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，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，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，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，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，七则恩威之不明，八则利害之不密，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，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。十者之弊，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，则他日亡败之患，盖有不可胜言者矣。臣请为陛下条陈之。

取士

臣尝读《孙子》一书，至十三篇之末，其论上智为间有曰：“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”殷周之王，固天命之所攸属也，何伊挚、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！盖用间之法，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，而以豪杰之去国为可虑；不以英雄之未附为兵家之急，而以英雄之去己为腹心之忧。故夏虽未亡，而挚去则亡；周虽未兴，而望至则兴。是知英雄豪杰之去留，为社稷邦家之休戚。而今日之急务，诚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况夫名山大川，秀所由钟；{随山}山乔岳，神所由降。千岁之日至，则间世之士生。必有翹楚之材，特起之子，梦寐未形，占卜未见，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，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。罗之以科举邪，彼不善于章句之儒；诱之以利禄邪，彼不由于闻达之路；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，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。三城、桐柏之耕农，罗源、贾木之樵牧，六安、辽峰之高隐，羊岷、房陵之商贩，类多抱负所长，高出世表，能否相参，有无相授。非不欲求用于世，以尽所蕴。然上则招致无方，而下则无阶可进，内则搜访无术，而外则无门可入。是必庙堂广于延纳，而无间于疏远；幕府勤于听览，而无拘于早暮；监司州县专于荐举，而不遗于微贱。其门有八：一曰有官，谓沈溺下僚，不能自奋；二曰无官，谓素在草茅，不能自达；三曰世家，谓将帅子孙，不能自效；四曰豪杰，谓江湖领袖，山林标准；五曰罪戾，谓曾犯三尺，求脱罪籍；六曰黥配，谓材气过人，轻犯刑法；七曰将校，谓素有谋略，久淹行伍；八曰胥靡，

谓隐于吏籍，不得展布。

臣愚欲望朝廷明赐告谕，上而二三大臣，握发吐哺，结四方豪杰之心；下而中外诸将，解衣推食，作一代英雄之气。在诸路，则责之于监司州县；在诸军，则责之于制领将佐，开推挽之门，去游谒之禁，谕之以文榜，激之以忠义。识军国之利害者，许其自陈；识山林之豪杰者，听其自荐；使天下有爱君忧国之心者，皆得布露；有过人脱颖之材者，皆得导达。择其所陈，果有切于军国大事者，解发宣司，审覆其实，发付军前，随材录用。其有言词浮诞，簧鼓世俗者，焚之；其有互易乡贯，指陈他事者，毁之。言词朴直，无令弃之，恐过人之资，拙于朱墨；虚辞华丽，无令收录，恐科目之儒，例于奔竞。如此则闻达者既至，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；利禄者可招，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。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致，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；山林之奸不能尽收，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眦睚之衅。今我国家，用师百万，运粮千里，宇内耸动，天下响应，率未闻有能荐一豪杰，举一谋士。不知淮自桐柏以东为里一千六百，沙浅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，而海峤皆通津焉。沿淮屯守之师，自喻口至浮光不过一十余所，中间利害去处，十阙八九。汉自郢京以西为里一千四百，滩碛之险凡八十有一，而桐枣之地千里平坂，寸土尺水，略无限隔，而荆襄守御之兵，自信阳、安复至荆门、光化亦不过六七屯戍，间道甚多，拒御不及婴其四集之锋，而塞其阙然不满之处，殊非有能任其责者。盖怀材抱艺之士、耕云钓月之徒，天下晏然、四方无事，犹切意功名，更相劝勉，以图进取。事业之秋，孰甘疏外？苟招致之不廛，旁求之未尽，则舍虞之秦者，乌知其非百里奚？背楚归汉者，乌知其非韩淮阴？况夫杨朱之岐，可以南，可以北；孟轲之水，决之东，决之西。前晋后楚，无路不通；左赵右燕，

无关可隔。是可不为之虑邪？此取士之说，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首也。

招军

臣尝观太公练士，必因其能否聚为十一等级，未尝有废弃不用之卒。吴起练锐，各因其材别为五等，故决围屠城无施不可。夫天之降材，不可以一律拘。故君之用材，不可以一概论。将限之以等量邪？长者或懦而无能，短者反勇而有用。将律之以肥瘠邪？肥者或拙于驱驰，瘠者反俊而骁勇。将齐之以老少邪？少者或钝于教阅，老者反精于鞍马。将取之以善恶邪？善者或嫌于姑息，恶者反雄于战斗。将责之以门望邪？尺籍伍符之子或骄堕于不学，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于不顾。何者？攻城掘地，惟穿窬之盗斯能成钻斡之功，长枪大剑之材无用也。漂流破堰，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溃决之功，揭竿斩木之材无取也。沈舟漏舰，则过淮盗马、越汉运盐之子斯能成出没渊源之功，弯弓牧马之材无能也。袭营垒，警保寨，则昼伏夜动、神出鬼没、伺人之墙壁、覘人之财宝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踪，畏刑惧法之徒无所施其巧也。探贼营之虚实、窃贼军之旗号，视死如归、饮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，顾惜之士无所用其力也。

夫有一技则生一材，有一材则济一用，因技以求材，因材以制用。其说有六。一曰合格，谓身及等仗，体无残疾。二曰亡命，谓漂泛淮海，鼓诱溪洞。三曰逋逃，谓惧罪逃窜，思得自效。四曰破格，谓等仗虽悻，而骁勇过人；肢体虽残，而武艺无敌。五曰盗贼，谓累犯刑法，无生可谋；甘为盗贼，无术

可禁。六曰私贩，谓私贩商榷，偷瞒商税。广行招致，随材任用。其有犯法，必杀无赦，仍令选择材技，分为十等，各置将队。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窟穴将，以备攻城之用。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液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波涛将，以备锥凿贼船之用。有善攀缘上屋缘梁走柱可以登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楼阁将，以备登城越险之用。有善飞烟射火光走爆可以通放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烟火将，以备烧毁城邑之用。有善夜行不以灯烛可以暗袭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潜身将，以备惊劫贼营之用。有善捕兽获禽笼槛教使可以驯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飞走将，以备充神出怪，疑兵惑敌之用。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轻捷将，以备登高望远，窥伺空便之用。有善知海道蹊径黄黑洋岛者聚为一卒，名曰洋海将，以备浮江泛海，潜兵密渡之用。有善撑驾船舰验风辨云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风云将，以备移风易雷，闪误舟船之用。有善雕镌陶铸机织销画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机巧将，以备不测，设为怪服异旗误敌之用。其余搭材工匠，悉如常法，则兼收并蓄，悉无所遗。苟以为长而及等仗者为弓手枪手，短而插指板者为弩手斧手，不知弓枪弩斧之外，犹有余用也。无籍之子弟为马军，新刺之百姓为步人，不知步人马军之外，犹有余材也。不曾犯徒、不曾刺环、无残疾者，可以充招，而不知犯徒、刺、环、欠指、眇目之中，其果勇有大过人者。

今我国家诸军驻扎之兵，并已差出，而守营垒者皆老弱队外无用之卒。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，并已拣发，而留家基者皆残疾废弃之士。去岁，他郡未知丰歉，而福建一路，禾苗白死，收不及半，泥足方干，而民已告饥；刈刍至方解，而余已告涌。若不尽行招致凶恶无赖亡命之子归为国家大用，臣恐奸雄不出而无籍亡命，反为吾境之内忧；妖祥乌合无归而啸聚，

反为我山林之怪异。平居无事犹可诿者，今方兴举恢复大事，可不预为之计哉！此招军之法，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次也。

御骑

臣闻古人以骑射为匈奴之长技，前辈谓虜人骑兵非中国所能敌。盖敌之所长者马军，所能者骑射也。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长，则己一而敌二，非兵家之上谋；吾能制其拙而不有以制其巧，则敌算多而已算少，尤兵家之深患。况河南、冀北之地，为地最广而畜牧颇多；吾国之数，十不足以及其四五。宕昌、横山之监，为地绝远而驿程断绝；吾国之马，十不足以及其二三。马步三司之马，虽仅言数万，而羸弱老病将及其半。江上诸军之马，不过五万，而在假未该入队之数，不啻三分之一。此其为马尤非中国所能敌矣！况吾之马行石则癭，行泥则陷。敌之马则雨雪连月，其去如跃；沙磧千里，其疾如飞，而非吾马之所能敌也。吾之马遇午而饮，遇晡而料。敌之马则连牧数月而汲饮不拘，连饿数日而乘骑不乏，而非吾马之所能及也。然则何以制之邪？曰车而已。

夫所谓车者，太公之扶胥，其制不传于古；楚子之乘广，其用不适于今；宣王之四牧八鸾，则百五十人之制，于曹、郑为太多；荀、吴之攻车守车，则一百人之制，于荆、淮为太少。昔信阳使臣张敌万，尝为车以献于朝矣。下置四轮，上施一屋，前张以幔，后掩以木。其制非不善也，然十人两牛，非独力之所能举。昔池州帅臣刘震，亦尝为车以献于朝矣。下置一轮，上载一弩，顶覆一盖，中立四柱。其观非不美也，然上重下轻，

非独轮之所能胜。盖张之本意，惟欲其运粮。故兼用以御敌，始于敌不可御，而终于粮之不可载。臣之为车则不然，能总数木之器而聚以成车，则车之用可以御敌骑之冲突；分一乘之车而析以成器，则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击。平原旷野，则合而为车也，势如山岳，环如营壁，而敌骑不得以婴吾之锋。阻山带河，则析而为器也，长以御短，短以御长，而敌人不得以测吾之妙。古之车重而艰于回环也，吾之车轻而易于回环；古之车大而艰于搬运也，吾之车小而易于搬运；古之车行地一丈二尺，吾之车亦行地一丈二尺，而雕斫之工比古为无费；古之车一乘当八人，而吾之车亦一乘当八人，材干之用比古为不多。前掩以牌，彗以药石，而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溺；中贯以枪，透以孔窍，而行则后推，陷则前举。平地大坂，贼方欲逞其骑射之能，吾乃以是车而列阵之前，则敌之射骑穷矣。便风利地，贼方欲极其番马之劲，吾乃以强弩而伏之于车之后，则敌之马军钝矣。无他，弓之所及者近，而弩之所及者远；步之所御者虚，而车之所御者实。中发以极远之弩，外捍以御实之车，则伏从胸背而发，骑从腰胁而出。敌虽圣智，亦有所不可逃矣。此臣所谓御骑之具也。

陷骑

臣闻近者诸军制为马黄、克头、锹头、神劲、神臂弩之属，以破其骑射之能；制为木叉、沙栏、拒马、鹿角之属，以破其邀劫之速。其术似也！

盖弩能发矢于数百步之外，使彼之骑射不得以及于我也。

然皆用于步人，而步人素非马军之敌。车能御敌骑之邀劫，而使敌之骑军不得以覆于我也。然皆病于重滞，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独举。故弩之弊在于步人必有捍蔽，斯可后伏。臣之轻车，非弩之捍蔽欤？车之弊弊于重滞，或有搬挈，皆成弃物。臣之轻车，非物之轻捷欤？张骑为翼，有所不能掩；附火于箭，有所不能烧，车之用固妙于当代矣。然车可以制敌骑之冲突，而不能追迫虏骑，而置于必死之地；车可以遏虏骑之邀击，而不能暗陷虏骑，而纳于必败之域。彼有为铁蒺藜之具，使马足受刺而连颠于道路矣。然铁蒺藜之锥尖而且小，马足上覆则深没入土，而不足以透其蹄甲之坚也。彼有为木蒺藜之具，使马足中毒而联覆于队伍矣。然木蒺藜之锥钝而不利，马足受浅则锋角摧折，而不足以破其蹄甲之厚也。彼复有造为守城之具，曰连板茅针，上有一锥，下置一板，或者以之而陷骑。然败于丑形而易见，下马步行可拾而取，上马乘骑可望而避，而不足以陷骑也。彼有造为守城之具，名曰鹅项茅针，首尾有锥，而身腰两曲，或者以之而陷骑。然败于筌插之不坚，受压于东则斜倒而西，受压于南则斜倒而北，而不足以陷骑也。彼有所谓铁皂角者，锋固利矣，而枝柯之软，无所取材。复有所谓铁菱角者，制固美矣，而尘沙之陷，无所施巧。然则皆不可以陷骑，而何以制之邪？曰铁蕈、曰竹贮而已。

夫所谓铁蕈者，上锥下平，状若木蕈，蹋之则下不入土，压之则上可入肉，锥缀于番马蹄甲之下，而不容取剔。是谓铁蕈。夫所谓竹贮者，一球六锋，状如鼠黏，四围有锥而可破蹄甲，中间有蒂而不没尘土。马蹄及之，则上尖下圆而牢不可破；马足踢之，则六方有锋而左右中毒。而不可以手握，而恐其伤人；不可以帛裹，而恐其脱颖。是谓竹贮。惟是药之以锥，而所中则与药俱中；筒之以竹，而欲放则倒筒而放。夫马之为

物，非人可比。一马或颠，则左牵右绊，而百马皆颠；一骑或覆，则前挨后触，而百马皆覆。无他，互相控制，故众倒不容以自支；交相逼匝，故连蹶不能以自止。惟能以轻车之制，而绝其骑之不可来，复以铁蕈、竹贮之具，而陷其骑于不可去。敌虽圣智，亦有所不可逃矣。此臣所谓陷骑之策也。

得地

臣闻兵有万机，系乎一将；人有四体，系乎一心。一将不谋，则万机皆失；一心不安，则四体皆病。故三蜀之地，人心在关；京淮之地，人心在城。合数十州而为蜀，固非一朝可破也，然一关苟失，则三蜀之民皆无自存之心；总数百里而为城，固非一夕可虏也，然一穴可攻，则三军之众皆无自守之策。此无他，人心之所恃者，在关与城。关之与城既不足恃，毋怪其彷徨而无计也。二广之心在于岭，二江之心在于江。一夫越岭，则全广之民皆忧惶而不可禁；一舟渡江，则江南之民皆溃散而不可止。此无他，人心之所恃者，在岭与江。岭之与江既不足恃，无怪其束手以就禽也。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，而不失其所恃焉，斯为善守之策矣。故古人之用兵，不以地为难取，而以地为难守；不以城为难拔，而以城为难据。得敌之城而复陷于敌，若未害也。然敌人之再得，则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于降我，而逞其歼灭之威，则他日未下之城，岂不为后者计哉？强则进取，弱则弃去，此非素有之物，奚足恤也。然敌人之既夺，则必惩其将帅民旅前日之敢于叛己，而极其杀戮之暴，则其余未降之邑，岂不为他日计哉？此一郡之失，则百郡无敢降之心。前车之颠，则后车有覆辙之戒。以逸待劳。

况乎淮北之地，城外平坦，无屋可居，无营可守。贼若突至城下，严兵拒关，不得与战。伺其夜而将卧，则密遣一军邀其腹背，遇贼整兵，则挨门复反，而不与之斗；迨其卸甲偃息，

则又出一军以震之。由是自昏至晓，无时而息，则贼军夜不得以偃卧矣。伺其晓而将炊，则密遣一军突其营垒，遇贼觉知，则挨门复入，而不与之战；迨其卷甲释兵，则又出一军以鼓之。由是自晓而午，自午而暮，无时而已，则贼军昼不得以饮食矣。何其马之饥而刈草刍于远所也，吾复引兵抄出别门，以袭其虚，则贼兵不能弃营出刈，而贼之马馁矣。伺其军之渴而求饮汲于他涧也，吾复引兵急出他道，以窥其后，则贼兵不敢控马远饮，而贼之马渴矣。吾之兵更出更入，而出入不时，则贼之兵日夜惊惶而进退无策；吾之门或开或阖，而开阖不常，则贼之兵首尾相结而去留无计。欲侵掠于远郊，则惧吾兵之急乘其隙；欲奋死于一战，则遇吾兵之不撓其锋。风则飘扬砂石，糝塞眼目，而贼兵不安于旷荡之场；雨则淹浥庐舍，漂洒肌肤，而贼兵不便于泥涂之地。热则日烘胸背，而连宵不睡之卒颓然如醉，而手足不能以自举；寒则冰结须眉，而数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，而魂魄不能以自全。外则袭其粮馈，而不使通；内则谨其烽燧，而不与校。近则旬日，远则一月，至其人倦马疲，昼惊夜畏，然后出吾轻锐之师冲其要径，强劲之弩伏其归道。敌虽圣智，亦不战而成禽矣。

守城之秘法三十六，其要则曰种柴、曰贴城、曰招箭、曰虚帜、曰暗堑、曰透犬、曰备灌、曰倒榷、曰截径、曰密戈、曰漏窟、曰合洞、曰门栈、曰敌[B13C]之属，最为紧切，而今未之设也。攻城之秘法四十二，而其要则曰流星、曰反炮、曰透窟、曰灌水、曰聚沙、曰堰板、曰飞桥、曰洒毒、曰采鸽、曰风药、曰流火、曰去粮之属，最为紧切，而今未之晓也。吾今尽其所谓守城之法，而尤备其所谓攻城之法。故胜在我而败常在彼；巧常在己，拙常在人。然是法之外，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贼骑往来者，为伏筌之法。法用批竹成枪，炼之以火；埋枪

于地，绊之以藤。马足受绊，则藤急枪出，自中其胸臆矣。此伏筌也。复求吾城之小径可通贼出入者，为暗阱之法。法用掘地成阱，广三寸，深一尺，破竹成须，横用两圈，纵卒利。人足受陷，则脚出入，而自其胫肿矣。此暗阱之法也。恐贼夜至而窥我营寨也，为触网之法。法用木桩一张，竹檐七片，贯桩以檐而成弩，制如猎具。以之触马，则线高三尺五寸，而马首可穿；以之触人，则线高四尺五寸，而人首可贯。弩机与一线相通，触线则弩机自发。贼人遇之，必疑吾兵之夜伏，而不敢及我矣。此触网也。恐贼夜袭而惊我士卒也，为伏虎之法。法用桩六十枚，横木三十枚，缚而为架，制如曝竿。缚羊三十腔于桩架之上，拽鼓三十面于桩架之下，羊足与鼓面相及，羊怒则双足击鼓，夜不绝声。贼人闻之，必疑吾兵之夜出，而不敢以近我矣。此伏虎也。营壁不坚，恐其惊噪，为反疑之法。法用哑炮、药线、炬火、鬼灯，各贯穿于硫黄、焰硝、纸拈之上，计夜时刻，为线短长。先为白衣撑立，如数人枚，置近炬火，遇烧药然。至炬光照见白色之衣，宛如人立，兼哑炮、鬼灯之类，相间而发。贼人见之，将谓吾兵暗伏，而自遁去矣。此反疑也。道路阻隘，恐为盗劫，为远更之法。法用响棒、帮子、铜锣、队鼓四件，各置撞槌，于近水去处立一水车，随水运转。车上安槌，或密或疏，遇车转则槌棒自打，亦用白衣撑立，如有人物，木枝阴暗，如有庵舍。置近金鼓，兼响棒、帮子之属，相间而发。贼人闻之，将谓吾军潜伏，而引退去矣。此远更也。白阱之法，内安竹筌、铁针、皂角刺之属，上则掩以沙土之地而随其地之颜色，使贼人止知其为沙土，而不觉足陷。此白阱也。青阱之法，内亦安竹筌、铁针、皂角刺之属，上则掩以麻麦草芥，随其物之种类，使贼人止知其为麻麦草芥之地，而不觉足陷。此青阱也。马拖之法，绊索于道，系枪于索，索出于

地，枪掩以土，遇马足被斫而走，则索尾之，枪悉自卓其腿腹矣。此马拖也。马筒之法，掘地一尺，口阔三寸，内置四镰，中分四旁，遇马被陷而拔，则筒口之镰悉自中其蹄甲矣。此马筒也。若此之类，不容遍举。如此则敌兵虽强，何术之我加？敌众虽多，何祸之能及？我将反有以收其按营休士之功，而掩覆乎敌人之所不及矣。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。

守地

臣闻故乡之歌，帝王不能免；怀土之念，小人不能忘。彼其丘墓之营，非一祖一宗之积；田园之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一旦装束以迁，襁负而去，吾之产庐皆贼人之营寨，吾之马牛皆贼人之脍炙。遗弃之敖仓米粟，反有以资贼人之粮食；遗弃之金宝财帛，反有以资贼人之裹囊。吾之父老皆颠 齐于道路，吾之幼稚皆遗掷于沟壑。见父老之颠 齐，则弟子无心于战斗；见幼稚之弃掷，则父兄无心于守御。

稽求之于昔，靖康、绍兴之间，横涧山之不守，而濠梁以陷；紫金山之不守，而三邑以戕。大江之南，平时丰稔，犹藉两淮粒食以给岁月；一旦淮北之民，反辐凑于平日倚余之地，月添食众一千万口，月添食粟九千万石。积以岁月之久，计以繁剧之数，商车既竭，廩工亦空。当是之时，米斗五十银两五百，留于淮 者皆伤杀，奔于江南者皆饿死。此其事业之不振，盖基于山寨、水寨之不可守也。验之于近，去冬今春之间，钟离、定远之民，不安之于高九郎、烽火、横涧、文贤之山，而濠梁之民皆罹于变迁之苦；安丰、寿春之民，不安之于燕九

娘、龙神、二郎岗、芦塘之山，而芍陂之民皆沦于转徙之难，盱眙、高邮之民，不安之于毛工、胡鼻、莲花山，而淮东之民皆死于瓜州、杨林江船之不得渡；霍丘、正阳之民，不安之于铁脚、桐山、枫原、西安之山，而淮西之民皆病于英六、北峡关守把之不能出。当是之时，近畿一路，白骨如市，举目一观，横尸满野。父老幼稚为无辜之鬼者，不知其几千万人；牛羊粟谷为贼人之所有者，不知其几千万计。此其败亡之踵至，亦基于山寨、水寨之不守也。

夫兵家之法：在我无间之可乘，然后彼之间可乘于自固之后；在己无隙之可伺，然后彼之隙可伺于自治之余。故古人不务攻敌之城，而必重于守己之城；不务掠敌之地，而必坚于守己之地。己之地能守而不拔，则彼之虚可乘，而无内顾之忧矣；己之城能守而必固，则彼之隙可伺，而无后顾之忧矣。

今国家屯兵于淮东，西淮东素号为川泽之国。川泽之国多水寨，虽淮西亦有之，未如淮东之多。所凡小洲、大渚、沙屿、石碛，水势环绕，人所不到之地，皆水寨也。自谢杨、绿杨、石镜、老鹤新开诸河而言，凡四十余处，而相通之寨九。故当修为水寨，使近水之民皆居于一寨之中，而无虏劫之患，顾不便欤？然或者犹谓织席为芦，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；积土为垒，迁移之粟固可以自足。然外无重城，何以捍贼兵之暗度；内无坚壁，保以杜贼兵之潜步？殊不知水寨之法，浅则有伏牛暗樾，可以破贼人之楼舰；深则有草拉沈缆，可以挽贼人之舟楫；浮则有棉穰稻杆，能使贼船之来，车不可蹋，橹不可摇；沈则有锤锥浮钩，能使贼船之来，浅不可移，深不可去。芦牌苇筏，阻以撞竿斜桩而不可到；则因风纵火之术，贼不可施，而我反可施。浮罌坐鼓，阻于拦河截汊而不可入；则浮箭流火之术，贼不可用，而我反可用。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无不毕备，

则吾之民老弱偕安，而贼人无路之可通；吾民之粮牧兼全，贼人无门而可破。所积之物，吾军苟至，则资以三军之用，而有以寓夺敌之基；所居之城，贼兵苟至，则视以为腹心之忧，而不敢以为无人之境。然则今日守边之策，其可移于此邪！

今国家屯兵于淮西，而淮西素无山林之地。山林之地多山寨，虽淮东亦有之，而未能如淮西之为多。处凡山{山童}巖峭，于上平下险、无路可登、无阶可陟、人所难到之地，皆山寨也。自安六、信阳、舒城、东巢、庐江诸沿边而言，凡九十四处，而外有无水之砦六。故当修为山寨，使近山之民皆居于一寨之中，而无流窜之患，顾不便欤？然或者犹谓登山为险，固足以为一时之计；绝顶为营，固足以苟目前之安。然上无井泉，则罍藏桶贮之水，不足以给旬月之久，其何以经贼人之围守？下有平坦，用木耒、石炮之具，不足以历时日之深，其何以备贼人之弓弩？殊不知山寨聚竹为轮，透竹为筒，可以为乡就绪之器，而天雨之水既得于留藏而充足于日用；曲木为架，断木为车，可以为远汲之溜，而山泉之水又得于引传而备御于天旱，阴岩石窟，可以种水以浸润自生；合槽埋水，可以积水而清溃不绝。虑粮食之难运于上，则有粮船、斜车以济夫人力之所不可及；虑贼寇之易至其下，则有浮木、溜脚，以绝夫人迹之所不到。方员二色之耒，随其山之险易而不使之妄发；灰火二色之炮，随其贼之远近而不容于巧避。烧土为圆，可以粉贼人之皮笠；击石为弹，可以破贼人之顶板。硬弩之外，又造蹋脚城，以杜贼径，使贼人之兵可见而不可近；强弓之外，又造轮箭车，以避贼矢，使贼人之箭可发而不可及。凡山寨之秘法三十有六无不毕备，则吾民之老幼皆安，而少壮愿从于战斗；吾民之粮用皆全，而盗贼无从而掳掠。近寨而攻，则上寨甚险，而不得以遂其谋；越寨而过，则下寨甚易，而或得以袭其后。然则今

日守边之策，其可后于此耶！

前日国家注意于海、泗、宿、亳之地，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；究心于唐、邓、陈、蔡之区，而襄汉之区反不究心。故大兵长驱于前，而彼适得以蹶我之后；诸道并进于北，而彼反得以[B222]吾之南。老幼流亡，而少壮无心于捍御；城邑毁残，而将士无心于战守。遗粮弃谷，皆敌人之赢余；流马奔牛，皆敌人之辎重。使无二三偏裨极力捍御，则几使长淮之南尽入虎口，大江之北均为鱼肉！有志之士，岂不痛哭于此！为今日之计，莫若行下两淮州、军，每一寨置寨官一员，令借补资秩，以为之主宰。每十寨置一将，令系省特差，以为之提督。民有自备一寨，与众同居者，厚以大恩；民有自出钱粮与众用度者，优之以赏。仍令劝谕土豪形势、总首统辖，及愿补名目之士，纠其迓住之民，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，于官无费，于民有益。庶使沿边之民，或有缓急，各无流徙之忧；而义勇、弩手、忠勇等军，亦安于战斗，而无老幼妻孥之患矣。臣故曰守地而复无其备者此也。

恩威

臣闻豆羹之得不得，生死之所由分；羊羹之及不及，胜败之所由系。恩威之不明，三军之大患也。

自今观之，诸军之效用、马校，则日请钱三百，米三升；至诸军之吐浑、威雄，则月请钱三千，米一石五升耳。何重于效用、马校，而轻于吐浑、威雄也？新招之敢死，则日请钱三百，米三升；诸路之将兵，月请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，盐一

斤半或钱三百耳。何重于敢死，而轻于诸路将兵也？夫用命当先，奋身不顾，均一死生也，所遇之轻重乃如此之倍蓰焉！趋事赴功之际，宁无不均之叹哉？借曰效用、敢死皆缓急可托之兵，故宜优其所请；然则吐浑、威雄诸路将兵，是国家故使之为不可托之兵而徒费府库邪？安抚司之强勇，日请钱三百，米三升；至安抚司之亲兵，则请与诸州之禁军相为上下耳。何厚于强勇，而薄于亲兵也？两淮之万弩手，则岁免田租三百亩，已及一千余缗；忠义军民兵，令自备钱粮器甲。何厚于万弩手，而薄于忠义民兵也？夫视死如归，效死勿顾，均一性命也，而所予之厚薄乃如其不相若也！万死一生之际，宁无不平之气哉！借曰强勇、万弩手皆缓急有用之兵，故当厚其所养；然则亲兵、忠义民兵，是国家故欲使之为无用之兵而徒费钱粮邪？诸军新招之弩手，则日请钱三百，米三升；而诸将之弩手，则月请一石八斗，钱三百而已。弩手一也，何优于诸军之弩手，而劣于诸将之弩手哉！诸路禁军所以逃亡也。诸军新招之水手，则日请钱三百，米三升；而沿江淮之水军水手，则自种自食而已。水手一也，何优于诸军之水手，而劣于江淮之水手哉！此浮光、正阳诸砦水军之失律也。左翼军、摧锋军之出戍训练官、部队将，则各添支十千、茶汤五千；河南巢、浮光、襄阳、天长、六合、维扬、黄冈出戍之训练官、部队将，月止得于本券，而添支、茶汤之俱无。诸州军之厢军牢城，月请石五、衣赐在外。买工坐食，而生平不闻金鼓之声；诸衙占破，而终身不辨旌旗之色。何诸州之禁军，居则责以教阅，出则驱以战斗，而所请亦未能远过于厢军也？夫沿江淮之水军，自种自食，而与诸军廩给之士例赴战争；两淮忠义民兵之自备器甲，而与诸州有请之兵例从于征伐；诸州厢军之坐食不劳，而与禁军之出戍者同禄。是三者之弊，庙堂詎可不急为区处邪？

马步三司诸军之制领、在营出戍之将佐，与夫训练官、部队将、旗教头之类，升差之法，除伴射获赏及射中铁帘人自合升差，其余遇有窠缺，即合令诸军随其等级。旗教头有缺，即于亲随内拍试武艺最高绝者充补。部队将有缺，即于旗教头内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。训练官有缺，即于队将内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。以至将佐、制领，亦皆循序而进，不许越阶而得。庶使所部之人，服其材艺，畏其号令，而无陵犯玩侮之患。不然，职以势差，官以赂得，而夫人皆得以逞其侥幸之私，而士怨萃矣！劝惩之君子，仍其旧弊邪？抑将以作成士气邪？京淮忠义之统率，万弩之统领，与夫民将付、义军总辖、总首之类，升差之法，除曾立战功及累劳绩人，自合升差外，其余遇有窠缺，即令诸总随其等级。遇将付、总首、总辖有缺，即于队伍中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。统领、统率有缺，即于将付、总辖、总首中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。以至旗头、教头、军头、队将、押队、部队将，莫不使之人尽其职能，各逞其所长，所以为中服众人之具。庶使所部之人，推服其材，听从其令，而无欺玩之意。不然，则官以侥幸差，禄有滥及，凡势人之家，掇敛之子，皆得以藉其结托之私，而公议屈矣！劝惩之君子，抑将听其自然而置之不问邪？抑将使头目皆过人之材，而行伍无不平之气邪？夫不历行阵者，皆滥厕于头目，而屡立战功之士，反奔走于下僚；怯懦疏拙者，皆幸迁于将佐，而材武勇冠之人，反淹回于队伍；膏粱刍豢多资之家，皆得以躡取将帅，而孤寒贫乏无依之士，终身老死于马前之卒。是三者之弊，庙堂讵可不急为之变更邪？此臣所谓恩威不明者，亦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后明也。

利害

臣闻伪为袁氏之旗鼓，故袁氏之军以不密而败；伪建尉迟之帜，故尉迟之将以自泄而禽。利害之不秘，兵家之大患也！

自今观之，向来归正之别有三：一曰因人鼓率，二曰远来慕义，三曰军前杀降。因人鼓率者，随众归正者也。远来慕义者，忠心归正者也。所谓军前杀降者，口欲食我之肉，身欲寝我之皮，势力未加，勉强从命。有司一时总名曰归正，而不知其此心所向，未尝一日不萌北归之念。今存行伍者有之，擢为将佐者有之，除以麾节者亦有之。然则本兵之地胡为而不原其归正之初邪？沿淮之凶恶，其别有四：一曰跳河，二曰两来，三曰兴贩禁物，四曰寇掠生事。所谓跳河者，间谍也。所谓两来者，奸细也。所谓兴贩禁物者，铜钱胶漆军须也。所谓寇掠生事者，谓夤夜骚扰外界，偷盗牛马财宝也。以是四者，或妻孥于异境，或婚娅于绝域，或兄燕而弟秦，或男晋而女赵。此心所向，未尝一日不作过淮之念。今编配诸州刺而为敢死者有之，刺而为效用者有之，窜而归山林者亦有之。然则将帅之官胡为而不考究其自来邪？小将深入，兵家所忌；分兵远击，兵家所戒。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，倾人之巢穴，而免劳吾之大兵之搏击也。江油之役，虽艾之能，犹几于败；匈奴之役，彼陵诚勇，仅亦不免。古人所以不敢以孤军单将入于无援之地者，深恐敌人或裹其粮，或断其尾，则吾军之密机皆自泄于将士也。伤中之士，不遗于野；逃溃之卒，不近于贼。古人非屑屑于细故，ì尧ì尧于末节而失其大体也。魏刖其足，齐有良谋；楚

失其心，汉得良将。古人所以不容逃军病卒留于贼人之地者，深恐贼人巡逻而归，扶策而往，则吾军之机密皆自献于敌国也。

将之所居，固宜与士卒咫尺也。古人必围以重幕而颜色之不相睹，严以阃阃而声音之不相闻者，惧其夜出别营，以行闪误之谋，潜归幕府，以白请乞之事，恐其事机之易泄，而勿使知也。将之所处，自宜与士卒通情也。而古人于日中之号一时一易，夜中之号一更一换者，惧其众所共知，则易以外闻，士所通晓，则败于难秘，虑其事机之易泄，而勿使久也。

彼有惧其递角之泄漏也，故立为名递之法。谓如以“人皆畏炎热”诗二十字为号，写“人”字号者，即知其为乞军器；写“皆”字号者，即知其为乞粮食。主将、中枢各收一本，以为辨对。而文牒之外，全无明文及其所乞之事，此名递之法也。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辨也，故立为数递之法。谓如以“湖上新亭好”诗二十字为号，写“湖”字号者，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，写“上”字号者，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。主将、中枢各收一本，以为辨对。而文牒之内，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，此数递之法也。彼有以色为递者，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。以蓝青而书号者，系乞何人，系在何军；以赤朱而书号者，系乞何物，系在何处。彼有以字代递者，甲乙丙丁之十干，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；子丑寅卯之十二支，即以远近里数、殿润升池江鄂驻扎之代呼。有以物递者，谓传一箭至，则添一百人，传一弓至，则添一千人之类是也。有以衣递者，谓传一衫至，则一军发，传一 至，则两军发之类是也。以至水陆山险皆有别名，左右前后皆有异号。递法有二十二等，递文有二百二十字。此远营别屯之所不可废也。然亦时一换易，虽吾军将佐，亦勿令通知，斯为善耳。奈何自田俊迈禽，而虜人出我两淮之师多用我军之旗帜；自吴曦叛，而虜人袭我荆襄

之师多知吾地之险易？

臣之私意，莫若使吾教兵之制，反金鼓而为进退，有以破贼人之所已知；使吾布阵之势，反曲直而为方圆，而有以异贼人之所已晓。昔以此鼓旗而招将帅，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，复有以误贼人之所已闻；昔以此旗而招统制官，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队将，复有以误贼人之所测识。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红脚，今则易之以他色，而复用青、黄、白、黑之脚；昔焉池阳之刀斜头而红靶，今则截之以平头，而复用青、黑、花、绿之靶。建康之弓旧多黑面，今或裹之以黄桦；镇江之箭旧多白翎，今或换之以斑雉。凡被禽将帅已知之事，皆反其所行；凡被禽将帅已闻之策，皆反其所用。彼果有意于归贼邪，则其所泄与吾今日所用迥然不同，而贼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真；果无能而陷贼邪，则其所泄与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，而贼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实。夫然后在彼乖其所之，在我乘其所误。失一将而可以禽贼之百将，失一人而可以禽贼之千万人矣！此臣所谓利害之不密者，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后密也。

财计

臣尝闻善生财者不生财，节其用则财乃生；善致富者不致富，去其弊则富自致。

自今观之，绍熙、庆元之间，朝廷行下诸路卖田，今虽住卖，而州县之卖者如故，官产所存，已无余蕴矣。何旧卖之钱提举司未为理解，而新卖之钱诸州县又复隐匿邪？乾道、淳熙之间，朝廷行下沿江诸路起理芦场租钱，今虽住理，而州县之

追者如故，欠籍所存，已无余数矣。何积年已理之钱总领所不为令项申发，而未理之钱各州县不为摘出别解邪？

江东西之净课利钱，每贯收桩管钱四十文。省向立桩之初，本为解发京师堆垛贯索之费，而今之净课利钱，截支于诸州之大军矣。此桩管一项之钱果何隶邪？淮东西之大礼银绢钱，每业钱一贯科数二百文。向起此银绢钱之初，本为三岁一科，以为蒧事天地明堂之费。今则无岁不科，而遂成常赋之定额矣。此银绢一项之钱果何属邪？州用三分，军资库分隶之钱也。今入公使库，而国用司之不问也。罚直赎铜赃罚库之制钱也。今入公使库，而国用司之不根也。营田、力田之租，逃户、绝户之课，不入省司库，而入公使库矣。何国用司之不及也？新建房廊之钱，新填白地之钱，不入省司库，而入公使库矣。何国用司之不具也？

钱会中半，祖宗之旧法也。近日之支散军收兵、买军须、百官茶汤、宗子孤遗、公吏重禄、月帮供给、津发夫轿、过军驿券，养老军员、添差归正，是十者之钱，既全支于会券，其赢余之钱果何归邪？撙节浮靡，兵兴之新制也。近日之朝官白直、州郡馈送、过官船脚、时官月会、亲戚会钱、菜局虚帮、监司助会、交送合食、公用银器、供使陈设，是十者之钱，既比旧为尤盛，其妄费之钱果何出邪？白地楼店之钱，秋苗事例之钱，夏税糜费之钱，额外水利之钱，米麦变菜之钱，印薄付之钱，实封卖产之钱，误钞突纳之钱，高价搀佃之钱，回易官会之钱，州郡根括而无余矣，果附于何历邪？抽分竹木之钱，抽解砖瓦之钱，募兵虚券之钱，弓手虚佣之钱，溢数免丁之钱，卖贴住持之钱，互争没官之钱，犯事家业之钱，吕佃天野之钱，江滩河步之钱，州郡根括而无余矣，果解于何所邪？

比较务之要闹拍户，城下务之要闹地分，户部贍军库之要

闹脚店，总领所酒库之要闹楼馆，今尽归于公使库，而监司之不举觉邪！城之粪土，桥道之朴赁，放生池之菱藕荷莲，新生洲之芦荻鱼蟹，今尽归于诸州之公使库，而御史台之不检按邪！铜监铁监之附铸，倍于畴昔之数，何鼓铸之额比旧为不增邪？银坑铜坑之烹炼，过于祖宗之额，何泉货之数比旧为反欠邪？且酒务之中，打搦炭团之钱，洗榨槽水之钱，淘米泔浆之钱，榨下浑头之钱，卖牌糟粕之钱，筛播糠碎之钱，荡缸喂猪之钱，煮酒烛脚之钱，以至酒匠量酒、专知上牌之钱，昔为官吏之所有，而今为州郡之额解矣。又何以为酒课之不及常额邪？税务之中，官船梢搭之钱，牌筏附带之钱，盐船力胜之钱，上商住税之钱，漏税倍输之钱，过纂赏罚之钱，官茶批发之钱，就务回税之钱，以至猪羊用印、门铺发官之钱，昔为官吏之所有，而今为州郡之帑籍矣。又何以为税课之不及常额邪？

州县催科，一项交易，未曾关割，钱业俱追，则两家俱纳，此垒纳之钱不入于公家矣。或年例干佃代名输解，田主被迫，则无钞重纳，此透纳之钱不入于公帑矣。州县受纳，正苗重而义仓轻，故民户以正苗而为义仓，则将重作轻；官司复使之再纳，则先纳之轻者，难以望官司之复还也。本色贱而折帛贵，故民户以本色而纳折帛，则将贵易贱；官司复使之再输，则先纳之贱者，遂以为官司之白得也。今诸州公使库界辖，尽占贍军、比较、都务之要闹界辖，悉令拍请酤卖，犹可说也。今乃侵占四务界辖，而尽立为干息之额，全夺诸务拍户，而尽起为槽榨之店，动置百十处，所过若正库，恣意酤卖，致使邻近常平坊场，并抵界省务尽被撵夺，败坏停闭。公使库之所入，虽曰浩瀚，而省务净课利之亏欠多矣。有司胡为而不严禁其干息槽榨，使拍户尽归于省务也？今诸县检放旱潦田一万亩，则重叠写为两本，遂作二万亩细算。及有归熟，妄诉反正者，皆不

除克，尽令其袞摊放数。且一县元苗计二万石，虽已申州放一万，而民间合催止一万石。今保长帖内尚催一万五千石者，盖五千石暗催之米，俱系县帑偷匿。县司复恐民户尽将偷匿暗催之米赴仓送纳，突过合催一万之数，则必致败露，遂先于上户并揽户名下预借苗钱，入于县帑，就县自印朱钞，则上司无考究之隙。有司胡为不严禁县官预借折钱之弊，使苗米尽纳于州仓也？

臣尝见当涂有常平桩管米二千石，别贮一廩，缘其所积之米，风飘雨洒，皆已腐烂，不堪食用。时一换支，却于新仓拨填，以足其数。委本州司理，提督月添支二十千，桩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。较其米价，不及于三千缗，而提督官之所请，已八千缗矣。今所谓廩仓之米，犹能蚕食吾国家八千缗之钱，而况于官吏乎？臣又尝见池阳有民兵甲仗库一所，内有旧弊衣甲数百副，皆破碎不全，不堪披用。遇有春秋两教，自赴都统司关借堪好者，以应其点。乃委本州押队，提督月添支十千，有库至今已五十年矣。计其器甲，不及百千，而提督官之所请，已六千缗矣。今所谓数百件之弊器，犹能蠹蚀吾国家六千缗之钱，而况于州县之官吏乎？其他如一御书库也，而提督官月给五千者，凡数十员额焉。一书籍库也，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，凡五七员额焉。一场务以一官监而犹不能办集也，乃复添一稽察，添一措置，而争渔侵焉，场务皆归于三官之私，而公家罄矣。况所谓稽察、所谓措置者，非监司之亲旧，即守之姨表也，是宜场务之亏欠也。一酒务以一官监而犹不能办集也，乃又添一提督，添一监辖，而争蚕食焉，酒务皆归于三官之私，而公家竭矣。况所谓提督、所谓监辖者，非朝士之阔廬，则当路之宠嬖也，是宜酒务之不敷也。如巡检寨额管一百人，见止有三十人，而州郡皆见破一百人之粮券，彼七十人之粮券归何

所也？如县尉司弓级额管八十名，见止有四十名，而州县见破八十名之佣值，彼四十名之佣值归何地也？如钱监之铸卒，或减半，或尽罢矣，其请券尚如故也。如作院之作兵，或减数，或住作矣，其请俸尚未除也。逃阁之苗，逃阁之锐，天下州县皆申逃而倚阁也。然足遍天下，而未闻有无人耕种之田亩；目遍天下，而未闻有无人拘占之屋宅。今州县之所谓逃阁，皆召佃收租入于县帑，复妄申为逃绝，而偷阁官赋。国家胡为不委巡尉官勒本县常平案吏人，下乡标签出无人耕布之地？方为蠲除，而即令召佃，则逃阁一项之赋，不得以肆欺矣。折纳苗钱，折纳税钱，天下县邑皆正苗正税解足而后始令民户折纳钱会也。今正苗未足，而本县先折收见钱；正税未足，而本县先折收官会，皆县邑恐额少纳多，致赴州仓州场突纳过数而致被觉察，故就县叩数而折钱也。国家胡不严行禁戢，而使应干苗税官物尽令诸州置受纳，而无使县官干预，则折苗折税二项之钱，不得以偷匿矣。

今诸州多收斛面于交量之官，覆出量剩，而勒揽户之买干钞者未戢也。今诸州妄装瓶坛而为供给，折色之酒堆积寄卖，而抑娼家店户之邀买者未止也。朝士生辰献寿之钱，时新土物之钱，侵蠹于公帑者，月发而如旧也，犹可诿也。虚作支单，出官库而入私库者千万也。诸州交送折酒之钱，交送节仪之钱，易入于宅库者，日发而如旧也，犹可诿也。伪作回札，出公库而入宅库千万也。茶盐客欠，催理寄库，客死不还，今何入也？官吏犯事，阁罚请俸，任满不还，今何归也？为今之计，莫若将诸监司、诸州军之公使钱库，改为国用钱库，应干科名，尽隶受纳，专差钱粮官一员，独主其事，使一州之官钱，不出此库之收支。州令长貳、路令漕臣，专一稽察其本州应合支破之钱，并令于国用库内支破，具申尚书省以凭考验，庶使天下

之钱，自国用之外无余钱。州郡辄敢自置专擅，私收分文，即坐入己、追褫、勒停之法。如此则帑藏不得以自私，而是钱所积，非君则民，而国用充矣。莫若将诸路、总所、转运、安抚、都统、州军之激赏、贍军、公使酒库，权改为国用酒库，应干酒钱，尽隶一所受纳，亦系钱粮官专主其事。州令长贰、路令漕臣，稽考其州郡应合干支之酒，并令于国用酒库内支破，具数申尚书省点对，庶使天下之酒，自国用之外无余酒。州郡辄敢造卖涓滴，即坐入己、追褫、勒停之法。如此则槽榨不得以自私，而是酒之利，非民则国，而国用足矣。印给簿历，省差专攒，使催科之官不得预于受纳，酤卖之官不得预于余买。钱库不得令寄收，酒库不得令寄造。庶使主是财者，知其不出于己，而不敢以私予；幸是财者，知其不专于彼，而不敢以凯望。在彼者仍不沮其所当支，在我者复不被其所私匿也。他日混一之后，国用充则复还其为监司、州郡之旧，则犹可以为重外之本。此财计之大略也。

马政

臣闻立法之不详，则弊生于用法之人；守法之不严，则弊起于玩法之吏。自今观之，国外之马，买于西夏；国中之马，买于中蜀。西夏之马，为地极远，故置监于宕昌，以便于市易；置使于兴元，以便于巡察。中蜀之马，为地极广，故责马政于文、龙、黎、雅诸州，而专于收买；置马使于陇、蜀都会，而专于纠举。然自宕昌而至兴元，其道绝险，驿凡二十有四。本监例将所买之马，差军级夫役押送兴元马务交纳，直俟马步

三司差官前来取押，方与给发。自文、黎而至成都，其路尤为险恶，驿亦二十余所。诸州例将所买之马，各差军级夫役押送成都马务交纳，直侯江上五军差官前来取押，方与给发。

立法之初，盖以为三司取押之卒，自武林而至兴元，五军取押之卒，自京口而至成都，奔走半载，往返万里，不欲其又令深入监道也。夫岂知押马之夫役，有曰：“马肥则吾无预于转官，马死则吾不该于定罪。”故变草料之费而为赌博之具，易纲驿之券而为酒炙之资，或求简帖而濡沫于县邑之公吏，或买物货而鬻卖于远道之镇市。其为所押之马，则遇夜不槽，遇晡不粟，遇山成牧，遇涧成饮。驿之为里，虽曰三十，而在道数日，未见驿亭；驿之为数，虽曰二十，而在道逾月，未至马务。迨至交点之际，已成羸瘠；给发之际，半致倒毙。皆未至兴元、成都两务之先，已有以饥渴之也。国家以宕昌为监，为今之上驷，特令马步三司官兵只就兴元取押，而免其远至宕昌。以文、黎诸州之马，为今之中驷，特令江上诸军官兵只就成都取押，而免其远入诸监。不知所取之人，未见优恤；而所取之马，已不胜其蠹害矣！候其归军无损，纲官则以一资为赏，纲兵则以三千为率。然则胡为不使三司之官兵直到宕昌自取，五军之官兵直至文、黎诸州自取，官则优以两资，卒则优以倍赏，而使各尽其心于刍秣之际也。

夫关外诸番及阶、成、和、凤四州招接之马，番马也。然诸番之所喜者在茶榷，而不在银帛。今有司乃谓茶之为货，难以船运；于监道之远，反易之以银帛之轻赍焉。故不足以中诸番之所喜，而未尽得夫诸番之骐驎也。况牙保减克，而不得其全价；拣看退换，而尚费于多资，又得以拒绝之也。何朝廷不严其制禁也？文、龙、黎、雅诸州之马，蜀驷也。然诸州之所欲者在银帛，而不在茶榷。今有司乃谓银帛之为物，易以船运

；于中蜀之地，反易之以茶榷焉。故又不足以中诸州之所欲，而未尽得夫诸州之骏驷也。况十分之一，而公吏侵除；十分之五，而会券折阅，又得以减削之也。何朝廷不严其约束也？押马之官，在路倒死，自用己财买以填数，虽不及官马之少壮寸尺，犹可诿也。今诸州将帅子弟，取押归军，遇有欠折，有碍推赏，则择系官入队毛色之相同者，即与牵补。何朝廷之未禁戢邪？谓易马之货，为无弊邪？则银有美恶，茶有新陈，而尚得以邀阻乎贩马之商旅也。谓拣马之官，为无弊邪？则平齿一锥，可以成区白；淡毛一染，可以成骝马，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监之长贰也。谓恃其有统领官以排发邪？则一目之真，不足以敌十目之伪，而招诱议价之人，犹得以诈欺之也。谓恃其有通判以主掌邪？则朱墨之士，不足以晓骊黄牝牡之底蕴；而等量验齿之吏，犹得以指挥之也。发马之处，好恶相间，而欲其无偏好偏恶之患也。今日发马之地，骠骏如龙者，皆拣给于阔匾之膏粱；枯瘦如柴者，尽发于帝号之将士。何朝廷之不计也？发马之序，前后相挨，而欲其无搀先乱后之患也。今日发马之日，贫者乞食于道路，而岁月稽留；富者行托于苞苴，而随至随发。何朝廷之不虑也？

一日一纲，此久例也。今胡为而有一日两纲者邪？一官一纲，此定制也。今胡为而有一官两纲者邪？私买补纲之弊，毛色虽同，欠及分寸，尚可计也。今以羊易牛，而受纳之司受其情属，不与点对。何欺罔之甚邪？私马换纲之弊，毛色虽同，止惟老病，尚可计也。今以黄为赤，而受纳之司惧其形势，不与拣退。何玩侮之甚邪？有以无顾籍之队部将取押沿路收买皮毛近似者，故令倒死，取剥其皮，以为具文之照验，而不知官纲非常之马已为其所鬻卖矣！交纳之司亦合认其毛色之同异，而详究之余，胡为不法以流配，责以千索，而使百姓、牙儉之

售卖者与之同罪也？有以不堪用之私骛而换易者，养以别槽多粟之料，迨其膘壮，乃积以为圣节生辰之献，而不知入队带甲之马已为其所暗代矣！计议多干机宜之官亦合体问其此等之弊，而纠察之余，胡为不究其实犯，用示惩戒，而使副官、属幕之知情者与之同坐也？且公吏违法受赇，皆枉法也，何都大司不用此法邪？马步三司每纲支糜费银一百二十两，付之取押之官以为使用，习以成例。是以三司之取押官，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数，则迟以岁月而不与给发，此非枉法之尤者邪？诸路监司公吏，皆重禄也。何都大司公吏而不系重禄邪？江上诸军每纲支糜费银八十两，付之取押之官以为计会，久而成规。其间或被诸军取押之官匿而不发，则尽给羸病而不到地头，此非重禄受财邪？

旧马新交，而已没之火印不验也。甲取乙赏，而未追之驿券不问也。三城九河，桥梁之倒弊三十有五，堕溪而漂溺者不之数也。鸡鸣马嘶，道路之峻极者二十有八，坠崖而齑粉者不之计也。马在路患病久，例不许留滞，庶得随纲医治，不知羸枯瘦，椽穿索缚，跬步千里，则一分之病遂变而为百分之病也。何有司之不措置也？马所到驿分，旧制止破一日草料，庶得不致住滞，不知夏秋之间，断桥阻水，动留旬日，则一日之饱果足以充九日之馁也。何有司之不商确也？取买之弊，有司未之尽；牧养之弊，有司未之闻。镇宁、广源之马，买之于横山者，有司未知其利害，武安、抚水之马，诱之于邕管者，有司未知其曲折。房陵、郢京之马草，不给刍茭而给以木叶，何以饱纲羸久枵之腹？三建、九江之马料，不给稻粱而折以钱会，徒以资纲兵博奕之戏。为今之计，莫若革去旧弊，立为定法。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，应办茶银钱帛，充积诸监，或名件催理未办，合令权不别项桩积，应副支遣收买。其所在马监与属，

尽差经任选人。其买马之数，岁增十纲，则与当举主两员；增二十纲，当举主四员；增三十纲，与改合入官，则与属知所激劝矣。其所在马监差遣，尽差小使臣。其买马之数，亦令岁增十纲，与转一官；增二十纲，与转两官；增三十纲，与转三官，则使臣知所激劝矣。州县之长贰，以买马之增减为黜陟；诸监之官吏，视买马之增减为赏罚，专令台省岁终比较。民有自用己财收买全纲以献于官者，白身与补大使臣；将帅守贰自备己帑收买全纲以献于朝者，亦加优异之恩。劝诱豪户献纲者，亦议优赏。诸监茶盐不敷者，重制典宪，则马政何患其不举也。此马政之大略也。

夫兵者，心也；战者，气也。心之不充，则临敌而无定见；气之不足，则遇敌而有畏心。前日胥浦桥、壮观亭之战，皆诸将之无定见也。故与贼众相望，则疑其有一百万、二百万。吁！彼贼而果如是之多也！一马十刍，则二百万之马二十千刍矣！果山积于何所也？一人斗粟，则二百万之卒四十万斛矣！果廩运于何所也？一马行地一丈，而总地几里也？一人占屋半厦，而总屋几营也？当时诸将不知兵家自有成法，未见贼兵尘埃远起，乃弃甲曳兵而走。彼非甘为误国之人也，其心之不充，而无定见以主之耳。

兵家之法：三军可夺心。果如是欤？前日花靛镇、安丰军之战，皆诸将之有畏心也。故未与贼众相对，则曰寡不敌众，弱不敌强。吁！彼贼而果如是之众且强也？叠弩为寨，可以绝贼骑之往来，而彼之众不足恃矣！掘池为营，可以阻贼兵之冲突，而彼之强不足逞矣！坚壁不战，吾有以避其锋，而久自挫矣！绝粮不通，吾有以断其后，而终自弊矣！当时诸将不知兵家自有成法，未见贼兵旗帜远出，乃奔溃四走。彼非愿受其失律之诛也，其气之不足，而畏心主之耳。兵家之法：气实则斗。

果如是欤？夫一战而胜，犹不能收拾其残溃之卒；脱其不胜，则家基之器甲裹囊，出战之器甲裹囊，皆为贼人所有矣，何敢望于再合也。一战而利，犹不能安于息肩之所；脱其不利，则分留之弓箭枪弩，入队之弓箭枪弩，皆为贼人所有矣，何敢望于复战也？一败之气，三月不间；一败之缺，十胜莫补。是岂可以轻举邪，是岂可以妄动邪？此曹而果知兵邪，则淮北之尘埃虚邪、实邪？马之尘邪，步之尘邪？此曳柴而扬者邪？此顺风而归者邪？七色之尘埃，谁能辨之邪？此曹而果知兵邪，则贼营之烟雾虚邪、实邪？炊烟邪，火烟邪？聚朽木腐草而生者邪？焚仓廩府库而起者邪？此高而走者邪？此低而平者邪？十种之烟雾，谁能晓之邪？十七等之间谍，谁能遣之邪？十二色之采探，谁能分之耶？精锐之兵，疲于转战；新招之卒，昧于教阅。均力之法，何诸将之未谕欤？颍河之败，不战而却；峡石之败，未战而溃。暗伏之法，何诸将之未学欤？破虏之捷方奏未几，犯淮之寇已不可遏，非知兵之士未用于陛下邪？邓城之兵入于广右，清溪之张遁于京西，非知兵之士未归于陛下邪？五福、君基间入江南，青门、直使皆入郑卫，非太乙壬遁之术未献于陛下邪？袞河、邓城不知唐、邓之姓名，磨盘、羊塞不知海泗之虚实，非石六、缺张、二元之徒未投于陛下邪？

臣岳贯本开德，世祿互符。伏自角至今，日诵兵家之书，日习兵家之事，日求兵家秘妙之术，日访兵家先达子孙、名将后嗣家传世袭之论。凡事之有系于兵者，无不遍考；地之有关于兵者，无不遍历。器用服食、行阵衣甲之制有资于兵者，无不旁搜远采，以尽其底蕴；山林遗逸、英雄豪杰之士有精于兵者，无不端拜师承，以益其寡陋。以故一步一跬，皆有定制；一分一毫，皆有成法。耳闻目见者，非众所共读之文；口授心传者，非人所同得之学。卫公、武侯不传之妙，臣得其真；韩

信、曹公不著之书，臣得其秘。不遇见知，未甘弃逐。于是易真实之兵为章句之士，变汗血之心为选举之学。庆元乙未，应补胶庠，侥幸前列；嘉泰辛酉，应举胄监，滥厕多士。或参或告，凡七八年；若公若私，凡五十战。校定一成，艰苦万状。乃以上书乞罢兵事，触怒权势，致被诬摭妄乱敷奏。重蒙圣慈，将臣免真决，送建宁府编管。猗欤休哉！楚项之将歼，故韩信不死于滕公之手；李唐之将兴，故李靖不死于马邑之难。天将使我国家恢拓海宇，混一区夏，故英雄豪杰之士几死而不死，无生而复生也。伏自丙寅之春，被旨入建，首尾三载，前后五赦。揆之三尺，合放有余，而知遇不逢，寇仇相值。尝据池州中军统制孟思齐，申请臣为副贰矣，未几而思齐有殒星之变。江淮宣抚使吴，辟还臣于幕府矣，未几而有易机之命。三年之间，虽自揆废材不复见于世，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负之学，上不忍负十年教养之恩。待罪以来，无所用心，日著兵家利害，以备采择。不惟篇帙颇多，亦恐传写闻泄，姑标十策，上干圣听。伏望睿慈降付三省执政、侍从、台谏考览，如臣言不妄，乞送枢省，遍牒诸路将帅，参酌行用。干冒天威，罪当万死。不备。臣岳百拜。

卷二 治安药石

臣岳闻兵法起于黄帝、风后、玄女，授受于鬼谷子、黄石公、少室山人。而富国强兵之事，尤详于《阴符》一经。故将忌三世，出于道书。至于纵横辟阖，亦莫不本于其说。夫黄老氏，好生也，兵武何祖焉？盖兵本于不杀，武在于止戈。《司马法》论杀人所以安人，以战所以止战。是宜道家者流，更相授受无靳也。

恭维皇帝陛下视民如伤，偃兵不用。即位以来，百轨顺度，安强之效，超迈前古。粤自奸臣擅朝，专务结托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知战，开衅三边，流毒四海。虽公道开明，元恶翦除，而军国之事，尚廑圣虑。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，明《司马法》安人止战之方。兵不得轻举，谋不得妄发。迨夫人材既出，机会可投，则越王夫差之举、光武昆阳之事，有不足为。而前日之败，乃他日大功业之所由成就也。

臣岳郊野散材，本非书生，承平日久，莫究所长，例游乐场屋，滥叨教养。偶自开禧乙丑上书，言韩胄兴兵误国，致被诬摭妄乱敷奏，编置建安，迨至三载。虽君门万里，而畎亩不忘之念，日切于怀。待罪以来，无所用心，谨摭当世利害，编次成集，以备采择。其有机密幽深不敢闻泄者，姑俟他日。今所既者：军国之大计一，边防之要务三，破敌之长技一，将帅之小术八，器用之小节十有三，采探之法五，戒饬将帅之道四，

守边待敌之策二，足兵便民之策四。总四十有一篇，分四卷，名曰《治安药石》。即所谓治安不可无兵，犹膏粱不可无药石之义也。

伏望圣慈特赐睿旨批降，付三省、枢密院、执政、台谏、侍从考览，如臣所言不谬，乞札付诸道将帅参酌行用。不特使弃逐之驱得著涓埃，上报君父十年教养之恩，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杰之士，知所风晓引领辈出，上副任使。干冒天威，罪当万死。

嘉定元年月日国学发解进士、臣华岳谨序

卷三 治安药石

军国大计一

和议

臣闻夷狄之为中国患，其来久矣。蛮夷猾夏见于《书》，豸严狁匪茹见于《诗》，鬼方见于《易》，赤狄、白狄、山戎、陆浑、雒戎、戎蛮子见于《春秋》。自后世观之，四夷不庭，征之可也。考之当时舞干之化、薄伐之举、三年之克、五利之议，未尝逞威兵革，以从事于杀戮。而古人于此方且反躬自咎，谦恭退抑，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。何邪？盖圣贤论中兴之本，不先于外攘，而先于内修政事。夫子论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而兵武之事绝口不及。如其论至夷狄，乃喻以虎狼之暴，抗以戈戟，则必致于伤人。蚊虻之螫未伤筋骨，决意于一殴者，必被其蚕。伯业之盛，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莫晋若也。晋之为晋，宜若曲尽夫制外之术矣。而魏绛之答晋侯，顾以和戎狄为中国之福，未尝举征讨之事。严尤、刘瓛论周汉之得策，他不暇恤，独以兵连祸结为戒。其间惟善于交通者，皆躡等而取之。此不特后世之君臣其说尔也。昔者太王居豳，狄人侵之，事之

以皮币、犬马、珠玉，俱不得免。而后知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当是之时，从之者如归市，似可以决去就矣。大王乃谓：“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”始甘心于岐山之易。故仁人之称，见于当时；培植之意，有及于八百年垂世之远。君子不以大王之避狄为畏怯不武，而取其能屈己爱民，以为周家立国之本。越王勾践困辱于会稽之栖，卧薪尝胆十有八年，未尝汲汲于兵，以求快意。迨夫黄池之会有衅可乘，于是一举而败吴，再举而亡之。君子不以其屈意于先者为可耻，而嘉其成功于憔悴无聊之后者为善虑敌。汉高帝诛秦蹙项，力非不足也。而匈奴之事，力主和亲，以为五世之利。文帝海内富庶，兵非不强也。而遣使外夷，结轶于道，一于和议是主。武帝不从韩安国之说，穷兵黩武，海内虚耗，后世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。非治外太严，他日反有以自弊欤？马燧之为将，诚智矣。而其论息师之便，则以盟戎百年无虜患为利。陆贄之论谏，后世未易拟议也。而其论夷狄一节，亦谓和戎虽非善经，亦时事有不得已，不若姑令和亲。噫！尺蠖之屈，将以求伸。鸷鸟之击，卑飞敛翼。凡天下之物，惟其有所抑也，而后有所逞也。

古有常言：缙绅之儒则守和亲，介胄之士则言征伐。此固各主一见，以为去就之计，实人情之通患也。且今日之事，中外之臣初皆以为进取矣。自郭倪不得涟、泗，李汝翼、田俊迈、郭倬不得符离，李爽不得二蔡，皇甫不得唐、邓，而后进取之说始不入于庙堂大臣之耳，次皆以为退守矣。自魏友谅不守神马坡，陈孝庆不守南巢，林管不守复沙，郭仁巽不守胥浦桥，夏兴祖、商荣不守喻口、淮口，而退守之说始不悞于庙堂大臣之心。至进战、退守之策两皆不得，而庙堂一意于和议也。中外之士咸曰：祖宗之大仇未报，中原之块土未复；胡运已衰，虜势尤弱。与其供输币帛以益其粮馈，孰若效死于一战？殊不

知驱吾之赤子以就锋镝，与夫通金帛以息民者，其失为孰多？耗天下之财馈，以资遗黎涂炭之苦，其与夫卑辞下礼、暂屈一时之重，以免天下元元之愁叹者，其得为孰多？此和议之讲，实今日之先务也。

今之窃议者不过曰：罢招军之令，则挫天下豪杰之心；结宣招之局，则失天下将帅之望。殊不知将不去边，兵不撤备，外虽住招，而内反有以全吾军息肩弛担之心，豪杰之心实未尝挫；急于自固，缓于求胜，外虽罢局，而内反有以全吾军养锐待敌之策，将帅之望实未尝失。和议何损于豪杰、将帅邪？又不过曰：昔柳浑谓夷狄人面兽心，易以兵制，难以信结，后果有变；韦伦言吐蕃狼子野心，难事信约，宜谨边备，后果有为所误。殊不知匈奴之叛，在于汉人恃和无备之时；吐蕃之渝盟，在于唐人恃和罢兵之日。备之既去，则变之所必生；兵之既罢，则误之所必至。和奚罪邪？又不过曰：靖康之变始于二三大臣专主和议，而不任兵革，以故虏道无厌，百求皆副，至于穷极，而北狩之祸终于不免。殊不知靖康之变，事出权臣，国无良将，忠义之气不伸，守御之备不设。兵则恐其伤于和而不敢言，谋则徇其主于和而不敢发。京师之兵有名而无实，勤王之兵久发而不至。此其为祸，和奚罪邪？

臣尝遍观古今中国之所以待夷狄者矣：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，而讳言和议；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愆已往之咎，而耻言用兵。故征伐者不至于困弊之极，则不复言和议；和议者不至于罢兵撤备为敌所误，则不复言征伐。二者胥失也。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，且遣使和亲。帝问计，德彝曰：“彼有轻中国之心，谓我不能战。若乘其急击之势，必胜。胜而后和，威德两全矣。”暗者于此，遂以为德彝之论先战后和，足以使终帝之世无突厥患；今日之未胜而和，非威德之不相济欤？臣

窃以为不然。考帝之于突厥，小大之战不过数遇，南北之兵不过数万。唐据堂堂中国之全胜；突厥虽曰盛强，不过夷之中一偏虏耳。德彝之论，所谓以大制小。而今日之事，所谓以小制大也。威德两全之策倒施于今，岂不反速夫败亡之祸邪？

今中外之臣、草茅之士，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，洗三朝未雪之耻。见币帛之输，莫不含秽忍忿，思与之不共戴天；见词命之遣，莫不泣血铭心，思与之不并生于斯世。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，而愚夫愚妇之所共晓者也。吁！边民失其故业，内地苦于征徭；版曹内虚，总司外耗；将帅无谋，士卒悖命；军储无蓄，国用不充。当是之时，利于兵争邪，抑利于和议邪？夫万金之囊，穷博于终夜之力，所存无几。取其未尽之资卷而怀之，以俟夫他日再举。周旋于胜负未分之地，犹愈于索手于一决。弈黑白于一枰之交，智者知其未必胜，宁负已输之名，而掩其终不可救之迹，犹为存体。今日之势，大耻之未雪，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危。再战而不利，三战而不捷，则天下乘其弊而起，在国家何以为自存之策？故陵之未反，块土之未复，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危。生灵之涂炭，将士之死伤，边民之饿莩，父兄死于疆场，复驱其子弟于败衄之场，安危之机实在此一决耳。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遣，玉帛之不可遗，土地之不可割也。汤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君子以为仁；大王事獯鬻，勾践事吴，君子以为智。然则今日之和，非真怯也，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；非真畏也，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。今行人屡遣词说、屡通币帛之好已成，谕成之使已至，可谓国家之大福，生灵之大幸矣。臣愚犹虑虏庭或有邀求，而庙堂大臣不俞其请；虏使或肆傲慢，而庙堂大臣不加之礼。使前日屈尊忍辱之举，败于九仞一簣之微。师徒无备，边野不实，其利害尤甚于兵争之日。岂不大有可畏！

欲望圣慈，上体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，下效汉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，忍一时之辱，图万世之利。毋惑于草莱书生之谈，毋动摇于武夫将士之论，期与斯民同归于安靖和平之域，以寿吾国家千万斯年之脉。实天下幸甚。虽然，和议之献已详于前矣。臣尝闻之，和未成而张兵，则必有以启敌人之疑心；和已成而废兵，则他日之祸盖有甚于未和之先者。故越人卧薪尝胆之举，柳浑后变之论，韦伦后误之策，德彝之计，靖康之鉴，如前所论，未易枚举。倘果以为和可恃而废兵，则将见奋臂一呼，带甲百万，招旌一挥，下城数十，堂堂之中国为无人之境矣。岂不畏哉！岂不畏哉！故臣专以战守之策著于后篇，愿陛下毋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。此臣所谓今日之大计。

卷四 治安药石

边防要务三

山水寨

山寨器具：

聚轿，透筒，就储，曲架，远汲，走水，种水，合槽，粮船，斜车，浮木，溜脚，圆木，火炮，灰炮，土炮，石弹，蹋脚城，轮箭车，虚桥，毒，土乳头，绵幕，瞥脚水，螳螂拒马，蜻蜓车，挂车，油幕，引车，埋水，方木，土员，顶板，扑灯蛾，布遮箭，绵帘。已上三十六件系山寨器具。

水寨器具：

伏牛，豁水，游丝钩，水毛猬，浮钩，暗槌，拍水，独面暗棒，沙针，绵穰，撞竿，撞筏，截汉，鸡距，稻杆，斜桩，自凿，拒板，虚木，乱线，双头筌，钉底，担车，碍父，鬼钻，八角茴香，聚钩，网索，箴锥，水蒺藜，鬼连环，火牌，锤锥，藤蔓，阑河，冲天水，金网筌，神系，四索番车。已上三十九件系水寨器具。

臣闻天下之形势成于人力之所能及者，必败于人力之所不

及。池之可凿，城之可筑，器用之可制作，桥道之可修设，皆人力也。今日以人力而成，他日人力之所不及，则终亦败。孰若形势之便出于自然，险要之利不由乎人力之巧？天造地设，自不容以小智私意所可得而增损者，山寨、水寨是也。横涧有山可屯万人，孔福失之，而濠梁以陷；马鞍有山可置百家，时俊守之，南巢以安。此山寨之已验也。渭南之地四围皆水，亮军驻其中，仲达不敢涉水以战；濡须之地两旁皆水，权筑栅其间，曹公不能破。此水寨之验也。

自今观之，淮水以南二十余郡，州之有城，自山阳、合肥、浮光、濠梁、历阳、黄冈、维扬、仪征、德安、郢州数州，各系近年以来节次修筑，稍成次第。他如龙舒、濡须、盱眙、安丰诸郡，虽有城壁之名，而基址卑陋，砖石摧倒，有不若豪民之墙壁。县之有城，自天长、六合、南巢、应城数县，各系渡江之后渐次增广，稍成规模。其他如舒城、霍丘、六安、庐江、京山、孝感、淮阴、宝应诸县，虽有县官治事之所，而所谓城壁者，间断有无，不足以隔犬彘。平时无高深之备，每有缓急，村落之民奔入镇市，则镇市愈至于伤残；镇市之民辐凑城邑，则城邑愈至于蹂践。反无山寨、水寨以为近便安营之计，则沿边之民焉往而不转徙哉？承平以来，淮、汉州军凡二十有二，主客户凡一千四百余万。以一十二郡之广，以一千四百万户口之众，而州之有城者不过六七，县之有城者不过八九。纵使亚武接踵，所置几何？况于封城之相远，道路之不通，有非仓卒所能造其郭郛之间哉。

臣尝于张士元潜淮南、熊飞帅淮东之日，集诸子深长之议论，萃天下慷慨之人物，丘垤险易，污池深浅，罔不遍历，罔不周知。凡山之高险不易登陟，上有平坡可以屯结者，必因山为垒，扼绝路径，增筑墙堞，使近山之民船运粮食，携策老幼，

盖造庐舍，断截 未。万一贼入险隘，劫我山寨，上寨而攻则矢石不到，而人力徒劳；越寨而过则腹心有忧，而或虑掩袭。东自山阳、东乡、宝积、高寨、山城、文贤、横涧夹山、涂山、施黄、野父、毛工、胡鼻、莲花，西自骨勒、铁脚、辽峰、浮渡、柳子、燕九娘、三湾、龙辰、贾木、挂车、枫原、西安、诸山之上， 巖峭拔，上平下险，山势高耸。可以为寨者凡九十有四，而内有无水之寨六，各可屯万人。而又撰为守山之具，凡三十有六。贼人之士卒既有所不可登，贼人之矢石且有所不可及，内则团结乡兵，而济以木石；外则策应大军，而扼其隘阻。贼兵虽强，安能浼我山寨之险邪？凡水势环绕不通往来，中有洲渚可以居止者，必因水为营，柜筑沙石，拒绝舟楫，使近水之民圈牧牛马，充积裹粮，明造牌筏，暗设筌刺。万一贼入湫泺，攻我水寨，则家基之利可慕而不可图，犄角之势可望而不可近。水环四围，非子产之乘舆可济；天限一方，非曹公之 鹿舳可渡。东自谢杨、老鹤、范光、艾陵、温陵、三港、凌亭，西自淤泥、蚌湖、团峰、马肠、九曲、濡须、南巢、白湖、花山、瓦阳、石塘、张湖、破岗，诸湖之中水势回环。可以为寨者凡四十有九，而内有夏秋泛涨之寨十有一，各可屯数万人。而又撰为守水之具，通三十有九。贼人之舟楫既不可入，贼人之步骑且不可到，内则沿淮水军万弩手分番守把，外则忠义军民分地团结。贼兵虽强，安能浼我水寨之险邪？

国家自兴兵以来，惟知恢复中原，而淮南之地恬不介意；惟知袭取商、虢，而荆、襄之地邈不加察。以故符离之师未入，而贼兵已入于山阳；陈、蔡之师方举，而贼兵已入于安、复。故前辈谓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；能攻者，在于善守。靖康、绍兴之间，淮、汉不守山水两寨，千里之民辐凑渡江，内则阻于关隘之不得通，外则绝于津渡之不可过。白沙、北峡，死者

山积；杨林、瓜州，江水为之不流。遗弃之粮食皆贼人漕运，纵放之畜牧皆贼人之脍炙。此其功业之不振，盖根于淮汉之不守。而淮汉之不守，实自夫山寨、水寨之不保也。

惟能行下淮、汉诸司，劝率土豪形势，修筑山水两寨。每一寨置寨官一员，令借补官资，以为之主宰。每十寨置寨将一员，令吏部注阙，以为之统率。民有自备钱粮修筑一寨者，官为推恩；民有纠率众财自创一寨者，官为推赏。如此，则于官无费，于民有备，而守边之政举矣。此臣所谓山、水寨。

屯要

臣闻屯守之地，当其冲要，则一人之力可以敌万夫；非其冲要，则万夫之勇不足以敌一人。故秦人守要害之地，而并吞六国；司马仲达据四达之冲，而吴、蜀亦不敢争。齐人之守渤海，郑人之戍虎牢，孔明之屯渭南，孙权之坞濡须，皆是道也。然一国有一国之冲要，天下有天下之冲要。不知重守其所谓要害之冲，而一切泛然于贼人不由之道，则兵旅日增，费用日广。吾见其劳师匮财于非所用力之地，彼间之可乘、隙之可伺，固亦自若。而堂堂之中国，将为无人之境矣。

今日之形势，闽、蜀之外，莫淮、汉急也。故淮东之地，屯仪征、维扬以当涟、泗、海、亳之冲，屯合肥、南巢以当涡、濠、汝、颍之冲；汉中之地，屯黄岗、汉阳以断安、复之冲，屯襄阳、樊城以断唐、邓之冲。此其选择形势，精据利便，固无可议。然地之相去千有余里，其间小径、间道姑置不论，通都大驿、平原旷野，类皆屯戍遗阙，臣窃忧之。取淮而言，自

柘皋、南巢、草鞋岭、野父山、庐江至瓦隔河，固足以入江；自安丰、桃城、金牛、航步、沙湖、版桥、罗场镇至盘小寨，亦足以入江矣。然算陂、巢口之水峻如泻油，铁脚、杨梅之山峭如立壁，敌虽云蒸雾集倍道而至，中间险阻崎岖、林木茅苇，未足深畏。至若自濠梁升高山、丽山、大青山、韭山，定远黄莲、皇甫山，梁县望桑根山、宣宗，而至项亭，则东西数合、南北一望。高则半岗小坡，不过寻丈；卑则浅沟狭涧，不过数步。既无关隘可以遏其锋，复无他戍可以绝其后。贼若径从此径突入和州，屯兵杨林、梁山、白山等处，控扼大江，东浚栅江、裕溪以造舟楫，北凌东关、肥水以通漕运，借曰未能涉我风涛之险，所谓湖南、江西岁计米麦之运不敢东下，则版曹告匱，而骨髓先枯；浙西、淮东按月茶盐榷货之商不敢西上，则诸路总司无措，而肝脑先溃。此濠梁、历阳之虚实，江淮之胜负系焉，可无重兵以守之邪？取汉而言，自长乐、平林、新店、阳城、石井、河步、石河而入安河，固足以入汉；自桐柏、范庄、马岗、浦口、劝羊湖、营河而入随河，亦足以入汉矣。然应山、大靖尚有乡兵团结，土门、九里尚有旧关故垒，敌虽越险而来，亦不足畏。至若自唐州、湖阳分界山至枣阳，自车桥、汤川至郢州，自胡砦、走马岗，道人林、土石至随州，则北自唐、邓，南至汉水，无林可依，无涧可隔。虽有袞河守把之卒，而地无关隘，不足以扼其冲；虽有华阳、枣林义勇之兵，而势非险阻，不足以抗其锐。贼若径从此径突入汉右，复取樊城柳林山、谷石堰、长兰、白木等处，直渡汉水，北据荆门、虎牙、斑竹、马梁诸关以为自固之策，南据江陵、建阳、潜江以为屯守之计；置襄阳于不攻，前袭荆南，则襄阳已在围圉之中；弃光化于不争，而远凭巫峡，则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内。借曰未能舳舻千里，以争我东下之势，所谓三巴之险已塞，而吴、蜀有

离析之忧；荆、襄之区不全，而江、淮无犄角之势。此随州、枣阳之虚实，荆、襄之得失系焉，是岂可以不问邪？

近日诸将惟知以重兵固守涡口、南巢，而濠梁、定远反视为闲慢之地，故贼兵大入于环滁、历阳之郊；惟知以重兵固守神马坡、樊城，而车桥、胡窳、土石反视为不急之所，故贼兵大入于安、复、郢、随之境。此其冲要，自今宜令行下淮、汉帅臣，搜寻前件险隘，分兵固守，差官节制，明立斥堠，近置策应。吾军进取，则留此以为劲捷之道，而取其有先人之便；贼军入寇，则设此以为掩袭之所，而避其有阡我之谋。则三边之形势可全，而淮、汉之津可无潜涉之忧矣。是谓屯要。

捷径

臣闻江湖形势之论有二：曰通衢，曰捷径。两军之所共知者，谓之通衢；吾军之所自知者，谓之捷径。则人所不测而不及关防，古人所谓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；兵家所谓后人发，先人至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是故两军相对、两阵相形，知通衢而不知捷径，则在我之势十得二三；知通衢而能备捷径，则在我之势十得七八。故捷径之利得之，则我常得以袭人；失之，则人常得以袭我。以吾之二三应彼之七八，计算之间得失已分。善用兵者，较计算之短长，思过半矣。若夫堂堂之阵、整整之旗，斗死生于平野大坂、胜负未分之场，孰若潜驱密伺，以制之于不战之地哉？吴元济知有长坂、义武，而不知有张柴、垂瓠，卒成李 之绩。刘禅知有祁山、武功，而不知有阴平、江油，卒成邓艾之绩。丹阳之

贼惟知有三湖巨浸之险，而不知霍山小道，卒成杨素之绩。然观 之历险断桥，艾之凿山通道，素之缘崖直进，非平居闲暇之时为他日乡导之资，太平无事之日得之于樵苏小子之末，脱有缓急，安能出人之不意，乘人之不及哉？

今日荆、淮之地沿边州县，固已分屯大军守把要害。至若淮西舒、蕲、黄、安、六万山之间，京西荆门、南漳、谷城、光化一水之津，小道狭径可行掩袭之所，不一而足。前后帅臣、边将措置边防、守把津要各以己见，申闻枢省、敷奏朝廷者，不知其几，卒未闻有能条具其一二者。是皆非乡导之官所得而周知，搜访之使所得而涉历。边探之将佐既昧于讨论，州县之官吏复惮于工役，樵牧之论何由闻达？然吾军之不知，不过无以投人之间隙而已，其利害犹有可言者。至若贼军得之间谍，阴驱潜率，反得以捣吾之腹心、冲我之膺背，则虽有韩信、曹公之智，何所施巧？

自今观之，人皆知合肥、寿春自有南巢一湖、北峡一关，可以绝其奔突之锋。而不知自白陂入小路，至木场河、谢步、陈六公、庄四、版桥、桐木镇、乌沙、梅林、九井而涉鲁洪，则可以袭吾枞阳，而广储一仓之运，已自入于贼人咽喉之中；自霍丘入小路，至二郎岗、芦塘、故步、下芜、庙山、枫木岗、辽峰、夹石、挂车、庐州岭、佛岭、梅子岭、上辛岭而入桐乡，则可以袭吾皖城，而龙舒、山口、蕲阳三仓之运，已自炊于贼人釜甑之上。此淮西之二径，不可以不备也。人皆知襄阳、荆门固有淇、漳二水、虎牙一关，可以遏其南下之锋。而不知自荆门界，至白土、中卢镇、罗坊、萧溪、十会山、黄行岭、双池、郑亚山、平山、阳河、磨石而入谷城界，则曲直相通，最为劲捷。万一贼兵长驱而前，乘我不备，则荆门、江陵果何以为御守之策？自白漳小路，至横林、手炉山、长湖、白竹涧、

鼓楼山、古石潭、阳陂而入南漳界，则坦夷相接，略无崎险。万一贼兵星夜潜发，出我不意，则潜江、建阳果何以为控扼之计？此荆、襄之二径，不可以不备也。以至竹山小径，七百里入峡州，两马可以并行；沙涡小径，三百八十里入麻城，粮馈可以肩运；贾木一径，可以入光山；武阳一径，可以入褒信。若此间道，未易枚举。

自今宜令行下淮、汉诸司，逐一蹋逐前件小路，随其远近险易，多方措置，依兵家守隘断险成法修治。道狭则因山为险，守以强兵，必使我可出而贼不可入，故彼不得以袭我之虚；道阔则因涧为濠，守以强弩，必使我可往而贼不可来，故彼不得以蹶我之后。是谓捷径。

卷五 治安药石

破敌长技一

陷骑

臣闻吴人善舟，晋人善骑，吴人非不善于骑也；番长于马，汉长于弩，诸番非不善于弩也。吴人生于圯泽之乡，故舟楫之事不待于教习而自能；彼诸番生于驰逐之地，故骑射之巧不待于指使而自精。是岂得之见闻，求之阅习，如汉晋之士邪？盖人力之所充，不如天性之自巧。出于勉强学习之所致者，其与夫与生俱生者，过人远矣。

况今日之事，地不可同，技非其敌。前代名将固尝讨论番汉短长，以求致其所能矣。彼以骑制骑，犹不足以取胜。况今日三司、五驻之马，皆可数计；而虏人一雕所指，动辄数万。固不胜其可忧矣。奈何尚敢言于进取哉？吁！燕冀之游鬣，非淮汉之驹；秦晋之骑士，非江浙之刍牧。马产于西夏，而军招于江淮之间，固已物性之不相谕。刍秣于营槛者有年，于兹而驰驱千里，脊破骨穿，乃藉水草于荒山之芦苇，是又风土之不相得。此其相去有若天壤。今日诸将诿可不急料其长技乎？

议者谓御骑者无出于车，陷骑者无出于弩。臣尝献轻车之制于后矣。然车徒能制骑于锋交刃接之时，锋之未交、刃之未接，何以使骑之不可逞？弩徒能制骑于三百步之外，而三百步之内何以使骑之不可逃？故江湖陷骑之法，必欲运机缄于冲突之时，使其雷轰雹击之锋皆有所不及施；设器具于驰骋之际，使其风回雾转之巧皆有所不及逞。彼方恃其一骑当八卒，吾必使其八骑不足以当吾之一卒；彼方恃其一骑射足以敌吾之十戈矛，吾必使其十骑射不足以敌吾之一戈矛。番马之骏反不如吾步卒之能驰，骑射之精反不如吾戈戟之易中。是谓反主为客，易短成长。正前辈伏弩于林可败其骑，而骑果败；断木于道可得其马，而马果得。皆此类也。

然陷骑之法，江湖传袭不止一端。大率不过虏骑众多，不容斗敌，伺其所行之道，制为陷骑之具，勿令贼知。然后示之以弱，以诱其必来；啖之以利，以致其必至。使其堕我之圈套而不自知，入我之陷阱而不可脱。其法有六。一曰伏枪。谓用火炼竹枪斜埋成列，却于枪头所到处掘地成窟，长一尺五寸、阔半之，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內。次以竹圈挽枪著地，覆以草茨，不令知见。复用挽枪竹圈从窟内系提头索，别曳于枪头所指处一丈许。遇贼马踢动，提头索曳去挽枪竹圈，则枪头向敌，起地三尺，贼马无不中伤。二曰绊索。用麻索各长五丈已下，两头及中间各长一丈，用木桩系索，钉之于地。用青竹竿五条撑索腰，控低著地，扣以机结木钩，如猎之制。遇马足触动机结，则撑索竹去地三尺，贼马无不被绊。三曰马拖。谓用竹削成筋火，其长数倍于筋，其锥甚锐，用以簪地；其尾则用热汤煮过，令槌碎和麻，各以成索；索尾又安扣头，扣转于竹片之上；仍将枪杆曳索于竹片之首。遇马被套而走，则索尾之枪自卓其腿腹。四曰马筒。用掘地成阱，深一尺、阔三寸，内置攒锥。遇

马足被陷，则攢锥自刺其蹄踵。五曰青阱。谓于麻麦草芥之地掘而成阱，不拘广狭，上以芦席、箬盘、竹席之属覆之，而掩以麻麦草芥，随其物之类色，使敌马不觉足陷。六曰白阱。谓以尘沙、土石之地掘而成阱，不拘广狭，上以芦席、竹{列}之属覆之，而掩以尘土、沙石，随其地之颜色，使敌马不觉足陷。已上六法，皆于道路预先修设，以待其来。然器用之设，非瞬息可成；制作之艰，非顷刻可办。乃若仓卒相逢，不期而遇，前不得以婴其锋，后不得以避其锐。当是之时，不费寸土尺木，而贼马自抵于损伤；不劳匹马只轮，而贼骑自至于颠覆。其法亦六：一曰刺球，四方有锋，中间有蒂，以铁为之；二曰蒺藜，砺之以锋，萃之以毒，以铁为之；三曰茅针，其形如针而稍大，以铁为之；四曰鹅项，其形两曲而上下皆锐，以铁为之；五曰菱角，以铁为菱角；六曰皂角，以铁为皂角。已上六法，皆预先打造，遇欲用则令筌插、撒掷在地。然平原旷野，我知而敌不知，乃可施巧。道狭路隘，敌险而我亦险，将何以为两难见巧之策？莫若因地设险，使敌骑之来可入而不可出，吾军之利可见而不可夺。其法有八。一曰踢圈。以竹为圈，插于马道，以索续于竹圈之上，用套马足。二曰截径。用竹弩一张、竹檐七片、蒺藜一只，以马尾、头发之属曳之马道。马头触之，则箭发马倒。三曰伐木。马行于林樾之中，令伐木横道，则马不可过。仍止令半折，不得伐断，恐为敌人下马拖曳离路。四曰结草。谓马行于草野之中，其正路故令断绝砖石，堆塞柴茨，却于四围用草结缚其稍，令阑绊过路。马急走则被绊，众队皆倒。五曰种冰。谓道路险峻，或高坡峻岸，或斜城陡岗，当令迎风灌水，水结成冰，则滑溜不可过。六曰裂石。谓马道窄狭，两旁皆土木，当令抄掘塞路。七曰断桥。谓马经过桥梁必毁拆，令不得度。八曰琅琊版。谓用版钉琅琊钉于上，行则

载于粮车之上，用则埋于沙砾之地。已上八法，皆能陷贼骑于道狭险要，且扼贼于险。此固可用。贼知险而不入，将安用之？在我则有诱骑之术，使贼马见此踊跃而前，奔腾而至，自抵死亡，自投陷阱，而不容止遏。其法有四。一曰刍诱。谓敌马行远，久阙草刍，故下置陷阱、枪刺，而上覆刍秣，使马见之，自投死地。二曰饵诱。谓贼马饥饿日久，故下置陷阱、枪刺，而上覆菽粟豆料，使马见之，自投死地。三曰献青。谓贼马入境，久不牧放，有草茨青苍之地，设陷阱、枪刺，使贼马望见草色，而不顾险陷。四曰献白。谓贼马入境，久不汲饮，即于陂池、溪涧之地，设陷阱、锥刺，使贼马望见水色，而不顾险陷。已上四法，皆令贼马自越水火而前。凡二十四法，皆陷骑紧口。其他如水药之秘、风沙之变，虽曰奥妙，然杂以浮诞，姑置勿论。诚能明此，复类推而意该之，吾将反虑虏骑之不多至耳，何虑其长技之不制哉！

今日国家西南之程驿既断续而不登，淮、汉之驹养且收买之无术，三司、江上之刍牧复不闻于增益，而陷骑之策，诸将未闻有知其一二者。臣故摭其大略而僭言之。若夫江湖琐细之论，臣不复为陛下献。是谓陷骑。

卷六 治安药石

将帅小数八

搜伏

臣闻天下之事，耳之所闻、目之所见者，皆可以预备。耳目之所不闻见，则预备之术何自而施？声音之相接，颜色之相睹者，皆可以巧致。至于声音之不相接，颜色之不相睹，虽欲巧而致之，讵可得邪？

兵家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乘人之不及，攻其所不戒者，皆伏兵说也。孙、吴之书，韩、曹之术，皆有出奇设伏之名，而不及九伏。十一伏之法，虽遗逸之士言其大概，而得其传者类皆粗略。故其所存惟九伏而已：一曰山伏，谓山岩崎曲，关隘险阻；二曰土伏，枯壕堤岸，古城旧垒；三曰草伏，草蒿蓊郁，茅苇掩映；四曰林伏，蒹葭荆棘，茂林修竹；五曰夜伏，天色昏暗，夜气晦冥；六曰烟伏，山岚气雾，罩占郊野；七曰水伏，束苇流身，覆荷盖面；八曰伪伏，桥梁枯涸，屋舍幽暗；九曰伪伏，我欲设伏而窘于无兵，欲不设伏而恐其袭我，故就险阻之处伪为尘埃、旗帜，如设伏之状，

使贼疑而遁。以是九者，出军之日，先选机巧合于人一名为伏兵，将应行军下营，专一拣择形势，多设奇兵，伏以备盗劫。故伏兵之法，一人不知，万人不期；一夫不睹，万骑失措。至于曳柴扬尘，而中有突骑；断木成庵，而后有伏弩，皆所谓流伏是也。

善伏兵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；善发伏者，动于九天之上。鬼神有所不能测，雷电有所不可及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声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形。而至此，讵容以言尽邪？盖伏生于奇，奇生于机，机生于正，奇正发于无穷之源。非员机之君子，安能与于此哉？然善于设伏而不善于搜伏，恐我之伏以陷彼者，将转而陷我之具矣。故搜伏之法，远入虏地，营垒生疏、道路险隘，恐其设伏，尤当先发伏。兵将纵横搜索，斯无疏失。故草中走兽突出，则伏必在草；林中飞鸟鸣噪，则伏必在林；无风而竹苇自动，则伏必在山；无雨而滩碛自湿，则伏必在水；溪涧浑浊，则伏必在流；凹坞昏暗，则伏必在僻野；无风起尘，则伏必未定；未晓鸡鸣，则伏必夜动。故善搜伏者，必依四搜之法，炬木组竹，击石运弩；搜生而纵死，搜向而纵背，纵火于东而静搜于西发，弩于左而静搜其右。是谓搜伏。

反泄

反号召、反旗帜、反金鼓、反烽燧

臣闻我秘敌泄，则胜常在我；敌秘我泄，则胜常在敌。近日边政正堕乎此。故自田俊迈禽，而虏人出我颍河、安丰之兵，尽用吾军之旗帜；而吾军每败于辨认之不真。自吴曦叛，而虏

人入我安、复、荆、襄之兵，尽识吾军之队伍；而吾军每泄于机械之不密。此兵家反泄之法，盖不可不讲也。然反泄之法有四。一曰号召，谓昔以青旗而招将佐，今以青旗而招士卒；昔以白旗而招统制官，今以白旗而招队、部将。二曰旗帜，谓昔以青为左、白为右，今则以青为白，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；昔以青为直、黑为曲，今则以黑为青，使敌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势。三曰金鼓，谓昔闻鼓而进，今则闻鼓而反止；昔闻金而止，今则闻金而反进。四曰烽燧，谓昔以一燧为遇寇，二燧为索救，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；昔以无烟为无事，有烟为有警，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。是为反泄。

暗认

臣闻晋师伪旆曳柴，而司马得脱；虞升卿易衣入质，而戎虏果信；曹公伪为袁氏之旗，而焚袁氏之辎重；于仲文伪建尉迟之帜，而袭尉迟之守将。皆吾军诈以诱敌而致其师也，况使敌人诈以致我哉？此暗认之法，不可不讲也。一曰旗号，谓恐敌军诈作吾军，合于相遇之际，先逐将队旗帜三伏三起，尽行卷轴；复将旗杆三伏三起，尽行舒展。若彼军起伏皆如吾法，然后合阵；否则番军，即时掩杀。二曰金鼓，谓恐贼军诈吾号令，即令诸军于相见之际，一鼓一金，次二鼓二金，次三鼓三金。彼既同此相应，即是吾军，然后合阵；否则番军，即时掩杀。三曰阵法，谓恐贼军诈吾军号令，诸军于相遇之际，不以人马多寡分为两队，左队左旋，右队右旋，至一周遭而止。彼既同此相应，又令诸军急合而为一阵，双日左旋，只日右旋，

至一周遭而止。彼又同此相应，即是吾军，然后合阵；否则番军，即时掩杀。是谓暗认。

潜易

一易将、一易兵

臣闻以将闻于天下者，易将不易兵；以兵闻于天下者，易兵不易将。吾之能将，素为三军倚重，一旦他出别营，则贼军必[A222]吾后。吾之精兵，素为敌国震服，一旦改发他道，则贼军必伺吾隙。故兵家秘法，易将则兵不随行，所以使两军之皆重；易兵则将不同往，所以使彼此之兼全。兵发之日，去籍彻爨，而炊宿无踪；晓出夜行，而尘矣不起。将发之日，不彻仪仗，以愚敌军；不落号带，以安我士。故易将而兵无失将之忧，易兵而将无失兵之虑。是谓潜易。

急据

据山、据水、据林

臣闻争山不得上，则利在赵而不在秦；争水不得渡，则利在汉而不在楚。两军相遇，不据利地以抗之，讵能扼敌人于仓卒之际哉？此据利之法，不可不讲也。然其法有三。一曰据山，谓三军遇敌，既无城邑，又无沟垒，即于近便有山，不拘高低，据以为险，静以待敌。登高望远，可见虚实，而施吾破贼之谋

；发石断木，可避锋锐，而扼其逼我之势。二曰据水，谓三军遇敌，进无可依，退无可保，即于近便有水，不拘浅深，急据为险，静以待敌。敌渡，则候其半涉而击其济薄之师；敌逼，则誓众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战。三曰据林，谓三军遇敌，既无山阜可依，复无川泽可据，即于近便有林木掩映，急据以为待敌之所。敌将而愚，则依林设伏，而敌不及备；敌将而智，则缘林发矢，而敌不可以入。林燥则畏焚，而敌兵不可搜；林密则畏绊，而敌骑不敢逼。然后张翼伪遁，而反击之。是谓急据。

分渡

兵多地广则分一为十、兵少地狭则分一为五

臣闻涉水为兵家之至险，半渡可击见于《书》，半济而击详于法。故分兵而涉，则过路多，而敌无御我之谋；合兵而涉，则过路少，而我无绝敌之策。此分渡之法，不可不讲也。然其妙有二。兵多地广，分一为十，使对敌一军先至水次而不得渡。敌军必相持于水岸，而又不容吾军急涉，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；使其余去敌差远九军急涉彼岸，直冲敌军之后，与敌邀战；待其回顾而拒我九军，则吾对敌之军可不战而自涉矣。兵少地狭，分一为五，使对敌一军先逼水岸而不得渡。敌军必相持于水岸，而不容吾军急涉，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；使其余去敌差远四军急涉彼岸，直冲其军之后，与敌邀战；待其回顾而扼我四军，则吾对敌之军可不战而自涉矣。故分渡之妙，后涉之兵先发，先涉之兵后发。彼诚能拒我之二三，则我之已涉者盖已七八；彼诚能拒我之一二，则吾之已涉者盖已三四。是谓

分渡。

自认

雪迷、烟迷、尘迷、雨迷、夜迷、人迷、马迷

臣闻阴陵之失，项羽之勇无所逃；霸陵之失，李广之智不能免。吾骑远出，吾军远探，或雪迷路径而士卒易忘，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，或尘埃草莽而难认形势，或风雨晦冥而不见山坡，或星昏月暗而夜入他路，或人疑马惑而误行别径。是谓军迷，最为恶证。在我有自认之法：一则采探、马军及吾军将士，常带五色花纸钱替代数沓，及造小布袋一枚，内贮石灰令满，安在搭袋之内。遇白昼兼程、星夜潜发，路无辨认，野无踪迹，雪则用五色花纸钱替代之属，系挂于茅苇草木之上。仍以数之多寡而辨其远近次序，则积雪之中不致迷道。雨则用石灰布袋之属，印灰点于地面之上，仍以点之多寡而寓其远近先后之别。前队先回，则添纸钱、增灰点，而使后队之不相失；后队先回，则又减纸钱、乱灰点，而使前队之不相误。纸钱则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五色以表远近，灰点则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数目以表往来。纸钱则收以便袋腰复而以备缓急，灰点则曳以鞭梢而用以印点。贼人见此，将谓村民祈福之具、猎人捕兽之迹，而不知吾军用为乡导。后军欲寻前军，则望此趋向；前军欲追后军，则得此记认。是谓自认。

就顺

顺山、顺水、顺风

臣闻势不两立，术不两全。处己于顺，则在彼皆逆；处己于逆，则在彼皆顺。故争山不得，魏兵以败；拒水上流，蜀军以胜；顺风扬尘，贼军以溃。皆古人就顺之验也，兵家未尝明言之。近者诸将失紫金山，而花靛受敌；失故镇河，而符离受闭。夏风多南，冬风多北，不占风势，而淮北之师败于暴风霰雹之所震鼓者，屡矣。此就顺之法，不可不讲也。一曰顺山。必使吾军先居高险，则贼自陷于低下。故矢石击发，我远彼近；人马驰逐，我逸彼劳。我则前峻后险，而无向不济；彼则内卑外高，而数面受敌。二曰顺水。必使吾军先占上游，则贼自堕于下流。故顺水行舟，顺流济兵，而利害之势已分；拒水为营，背水为阵，而难易之形已判。自上而下，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；自下而上，在彼有登高涉险之难。三曰顺风。每遇战斗风起，必使吾军先背上风，则贼自不能免于风。故曳柴扬尘，而敌军莫知吾之虚实；吹沙走石，而敌军莫当吾之冲突；顺风扬药，而敌之口鼻可以受毒；因风纵火，而敌之营壁可以延烧。是谓就顺。

卷七 治安药石

器用小节十有三

甲制

臣闻《周礼》有函人之职，《司马法》有甲士之制，朝错以五同论兵甲、弩矢，马燧以短长三制造铠衣士。皆所以避锋镝、全肢体、称大小、便进趋也。然造甲之法，步军欲其长，马军则欲其短；弩手欲其宽，枪手则欲其窄。其用不同，其制亦异。否则，拘于定式，昧于从变，肥者束身太紧，甲身则可周后背而前胸不交，甲裙则可闭后膺而前跨不掩。瘦者挂体太宽，挽弓发箭则甲不贴体而胸臆纒并扑，有断弦脱之忧；挥剑枪刺则甲不附身而腰背松虚，有抵手碍足之患。长者不过膝腕而矢石可及，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泞不前。小有不便，则拆去甲叶而遗弃不收；大有所妨，则割去全段而抛掷不顾。制作之艰，耗费之广，不几于徒费乎？故君子谨其微于制作之初焉。是谓甲制。

人甲制

第一等甲：腰圈四尺五寸，批膊五吊（止数直下五吊，横搭不计），头魁覆釜二尺五寸。

第二等甲：腰圈四尺，批膊四吊（止数直下四吊，横搭不计），头魁覆釜二尺三寸。

第三等甲：腰圈三尺五寸，批膊三吊（止数直下三吊，横搭不计），头魁覆釜二尺一寸。

第一等甲裙：直下长一十五吊（不计横段）。

第二等甲裙：直下长一十三吊（不计横段）。

第三等甲裙：直下长一十一吊（不计横段）。

臣闻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秦人、越人之肥瘠，不可以同衣；吴人、越人之好恶，不可以同舟。心广体胖，心剿形瘠，此固赋分之不侔。在我岂容以逆其所赋，而强之以必同哉？故士有肥瘠，甲身不可无广狭；材有高下，甲裙不可无长短。故第一等甲所以给肥胖之士也，肥胖之士亦有长短，故甲裙又分为三制，使肥而长、肥而短者皆可披带。第二等甲所以给中常之士也，中常之士亦有长短，故甲裙又为三制，使中常而长、中常而短者皆可披带。第三等甲所以给瘠弱之士也，瘠弱之士亦有长短，故甲裙又为三制，使瘠弱而长、瘠弱而短者皆可披带。每遇给散，则随其肥瘠长短而选给之，则肥瘠长短无一不称其用。人瘦甲宽，则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；甲小人大，则掩不及而不避金矢。皆为弃物。是谓人甲制。

马甲制

大全装六件：甲身一副，搭尾一件，鸡项一件，大秋钱一件，小秋钱一件，面子一件。

小全装六件：甲身一副，搭尾一件，了项一件（最紧），鸡项一件（小），面子一件，秋钱一件。

已上诸军见造大全装，而小全装未闻造用，近年独殿、江、池、鄂四司新造披带。

未带甲先用衬副两件，免打破马脊：驼滑辣、甲圈（用布袋裹草把）。

已上诸军不曾造用，亦无上件制度。

甲身欲平鞍鞅，不得太长，免驰骤绉绊，多费甲叶。

鸡项合用绵袖，免头项重滞。

式样合用小全装，免多费工匠、甲叶，及披挂省便。

马面子合用臣新制贴额。

臣闻周马之身，最为利害惟头面、胸臆。马面子旧制虽巧，近日符离、陈蔡之役，马多被伤中寿星、脑额而死。臣今制为贴额，用绵布袖作一片，贴在马面之内、脑额之间。脱遇矢石可透铁面，尚有贴额可隔。此马面子所以合用贴额。大全装鸡项大而秋钱小，或暑月闷热、雨雪冰结，彻去秋钱，尚有了项可蔽肌肉。此马甲所以合用小全装。我军马甲，甲身例是垂下过鞅一尺许，所以披带重滞，驰骤绉绊。贼军马甲，甲身只是平腹，下用虎斑布裙，遇箭皆被矫揉，所以披带轻捷，驰骤俏俊。此马甲身所以合用平鞅。鸡项重则头低项曲，而马被控抑

；鸡项轻则头高项直，而马臆松宽。此鸡项所以合用绵布夹衲。赤身带甲则擦损肌肉而久成臭烂，衬以藉褥则护惜皮毛而不致破伤。此马甲所以未带甲先用驼滑辣、甲圈两件。是谓马甲制。

马军甲制

腰圈合用四吊。

甲身合用左掩。

腰裙合用过膝三寸。

吊腿合用摘吊。

臣闻马军与步人之甲，有四不同。步人则直身起立，马军则蹲坐低控。马军腰圈若依步人皆用五吊，则上柱两腋而不容低昂，下擦双胯而不堪转动，所以独用四吊。步人则两足循行，左掩则背安结项而穿扣不顺；马军则缓急上马，右掩则捺定左足而跨蹬不及。马军甲身所以独用左掩。步人则直身行立，短则露足；马军则曲膝蹲坐，长则绾绊。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。步人则甲身腰圈、吊腿连成一片，名曰全装，而易为披带；马军则吊腿、拖泥遴作二段，名曰摘吊，而便于去取。故截为两段，上安结项四枚。遇敌则挂上吊腿，而用避矢石；退师则解入搭袋，而免被牵制。马军吊腿所以独用摘吊。是谓马军甲制。

弩手甲制

甲裙欲移向后。

甲裙吊腿欲短。

甲身欲宽。

臣闻弩手与枪牌、弓箭、剑斧手、马军之甲，有三不同。盖马军、枪牌等手例欲身材长大，独弩手不嫌矮短，故军中类选不及等仗者为之。马军、枪牌、弓箭等手已为最短，况举足入蹬，而易被兜绊；曲膝靠桩，而易为走袞。此弩手甲裙所以独欲短捷。其他甲裙后交前控，则恐被矢石；弩手甲裙前交后控，则有碍桩镫。盖古法阵前有车，车后伏弩。今制阵前有牌，弩随牌后。弩手之甲虽不庇两足，而车高一丈一尺，牌高六尺五寸，全身亦可庇护。此弩手甲裙所以独用向后。他甲惟欲紧束，则挽弓刺枪无所牵制；弩手惟欲松宽，则蹋镫袞桩无所靠倚。此弩手甲身所以独用宽绰。是谓弩手甲制。

弓制

马蝗面弓：谓用大牛角解截成面而阔，遇拽满则曲如扇圈，受力均匀，不爵不走，不闪不肭。

泥鳅面弓：谓用小牛角解截成面而狭，遇拽满则曲如折竹，受力不匀，易爵易走，易闪易肭。

披比筋法：披筋一版，晴暄合待半月，阴雨合待一月，方令再上。或连披数版，则内湿外干，射不旬月，解脱可待。

漆弓背面法：用漆一重，晴暄合待十日，阴雨合待二十余日，方令再漆。不可日漆数重，则内湿外干，射不季月，断脆可待。

裹弓之法：或用黄桦，或用桃皮，或用朱红，皆不若黑生漆，免被水透。

肖弓之法：或用白角，或用鱼枕，或用绘画，或用红绿花采，皆不若用黑生漆，免费工绩。

步射弓：诸军皆用一硕一斗、一硕一斗并一硕，此皆废物。今制合用九斗、八斗、七斗，内九斗放少，八斗、七斗放多造。

马射弓：诸军皆用一硕、九斗，此皆废物。合用八斗、七斗、六斗，内八斗放少，七斗、六斗放多造。

臣闻军器三十有六，而弓为称首。武艺一十有八，而弓为第一。其紧切尚矣。今之制者，何灭裂之甚邪？盖筋角不能自相固结，故假之以胶漆；胶漆不能自相坚实，故壮之以筋角。然二物相资，必经隔旬月，候其自干，然后再用。是谓“年弓月箭”。否则，功虽易成，胶亦易脱。

马蝗面阔，而受力均匀，受弦端正，故发矢可期于破甲。泥鳅面狭，而弓爱走反，面爱断爵，故临用多至于误人。皆由择角之初，大角价高，小角价低，有司喜贱而恶贵，故凡所在买到军须，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小。有司非喜用小角而恶用大角也，大角之价常倍于小角，小角之价常半于大角。此固价之不相若矣。况角之大者至为艰得，若全用大角，则作匠所选愈难，而仓卒亦无收买去处。戎监只得兼用大小角。小角界成狭面，

面狭则力软，故令面厚，遂成泥鳅之状。大角界成阔面，面阔则力硬，故令面薄，遂成马蝗之状。泥鳅乃负滑之水族，马蝗乃阔匾之介虫，此取喻耳。至若用黄桦、桃皮以裹弓面，牛角、鱼枕以裹弓 肖，徒为观美。不若用出山生漆刷{髟木}两重，则雨不能湿，水不能透。亦必弓力软小，饥疲之卒方能牵挽满箭。不然，则拽不过而箭去无力。是谓弓制。

卷八 治安药石

器用小节

弩制

跷镫弩：牙里一尺八寸五分，葫芦头四寸，木檐长五尺八寸。一名马黄，一名克敌，一名破的，一名一滴油。张宪伏之于中林，而捉真珠即；时俊用之于射狐关，而败四太子。

神臂弩：桩牙里一尺八寸，葫芦头四寸，镫二尺，桩长二尺三寸，角檐长四尺五寸。

锹头弩：桩二尺，葫芦头五寸，镫五寸，山口五寸，锹头五寸，桩凡长四尺，木檐长七尺。

春夏雨水蒸湿，宜用木弩。

秋冬筋角坚固，宜用角弩。

臣闻番长于马，汉长于弩，制骑以弩。此旧说也。然近日诸军弩手，皆欠指版，人身通以五尺为率。上顶至项一尺，则下止四尺；泥泞五寸，则上止有三尺四五寸。弩手进则踢弩以射，退则肩弩以归。檐长若过六尺，桩长若过三尺，肩弩则檐梢拄地，而下有绾绊之忧，踢弩则桩头拄胸，而上无牵挽之力。

草莱藤蔓之地惧其牵缩，必弃弩而空走；涂潦泥塹之地被其踢绊，必为弩而丧躯。今欲使弩斗力自二硕至三硕，不许太硬，令久疲之兵易于蹉蹋；使弩檐自五尺至六尺，不许太长，令矮短之兵易于肩射。夏暑之月，梅雨蒸润，筋角易脱，则用木弩。秋冬之月，风色严冷，木索重滞，则用角弩。其锹头等桩檐太长者，悉令诸军减，令短捷，则庶无废器。是谓弩制。

弓箭制

箭镞五：石莲头，凿子头，乔麦棱，寸金凿子，破甲锥。

已上惟寸金凿子、破甲锥易入甲，最妙。

箭翎六：皂雕，白鹞，野雉，鸿鹄，鹅鹳，雁鹜。

已上惟雉、鹞、雕翎三色最妙，然雕、鹞艰得，不若皆用雉翎。

箭 五：脑节，巴翎，腰间，通，天注。

已上惟通、天注最妙。

箭 三：山茧、采漆，桐油。

粘翎三：漆，胶，兼胶走丝。

镞重不得过三钱，箭重不得过十钱。

臣闻矢不破坚，与无矢同；矢不破甲，反资敌用。造矢不可无法，尚矣。近日所制箭镞太重，箭 太粗，胶易解散，翎易脱落。其故何邪？盖古人之制箭，欲其去之劲直也，故翎之羽曰鹄、曰鹞、曰鸿、曰鹄，所用不拘于一名；欲其去之锋利也，故镞之以金，曰石莲、曰凿子、曰乔麦棱、曰破甲锥，所

制不拘于一样。有脑节、巴翎、腰间之辨，有山茧、采色、桐油、柿漆之别。然考其已验之迹，翎则雕、鹞、野雉为最捷，镞则寸金凿、破甲锥为最锐，则通去直而易中，则漆易成而省费。余皆徒事观美，不堪实用。虏中军器，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、年月，遇有损害、有误使用，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，断不轻恕。所以虏酋器具一一如法。而吾军制作之司一切不问，则欲速成，可以逃责，备数足矣。此所以类皆苟简灭裂，而不中用也。况镞重则弓软，而去地不远；箭重则弓硬，而中甲不入。旧法箭头重过三钱，则箭去衣过百步；箭身重过十钱，则弓力当用一硕。是谓弓箭制。

弩箭制

弩箭用竹翎、鹅翎。

弩箭合用随弦至檐，更放镞，出檐一寸，不得太长。惟一滴油只依旧法。

弩箭皆用竹，或遇无竹，亦可用柳。番贼皆用柳。

弩箭镞合用寸金凿子、破甲锥。

臣闻弩箭之制，与弓箭不同。弓箭瞰弦，而安 颇难；弩箭平头，而安 甚易。弓箭太长，而择 甚费；弩箭太短，而择 甚省。比者帅臣造华车弩，而箭用铁，故失于太重，而不能及远；造克敌弩，而箭用索翎，故失于太钝，而不能取亲。均于无用。要之，镞用石莲头、乔麦棱，则光滑而不能入甲，不若用破甲锥、寸金凿子，则凿上有锋而易入窍隙。翎用禽羽，则得箭者尚堪再射，不若用竹片裁制，则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。

是谓弩箭制。

鞍制

名西桥，前后桥皆高，压不著肉，不打破马脊。可用。

名海糊桥，前后桥皆低，压即著肉，虽有连替，亦蹋脊损马。不可用。

名太师桥，前桥虽高，而后桥亦低，受压则打伤马后脊。不可用。

名错结裹，后桥虽高，而前桥亦低，受压则打伤马前脊。不可用。

鞍桥鞅座合用黄油皮，不得用粉皮，惹水湿衣。

鞍桥下发替合用摘[B13C]相连，不得用凉替，攀桥上马，则鞍倒垂马腹，误人性命。

臣闻鞍桥制有数等：一曰太师桥，二曰错结裹，三曰海糊桥，四曰西桥。近日三司、诸军，皆用太师、错结裹、海糊三样，池阳、江鄂、京南、襄阳多用海糊一样。海糊之制，前后桥低贴马肉，其摘[B13C]低压马脊。师出日久，马膘瘦减，受重则鞍颊打破马脊，脓血溃烂，不堪乘骑，以至死伤。前岁海泗、符离、唐邓之役，皆坐此患。海糊桥及错结裹后桥虽高，而前桥亦低，故伤马前脊。太师前桥虽高，而后桥亦低，故伤马后脊。惟西桥一样，前后桥比他桥皆高数寸，搭袋常系后桥之下，虽上载甲军、下梢搭，鞍颊亦不著肉，鞍桥亦不研脊，甚为利便。关西人多用，故曰西桥。然诸军鞍座尽用粉皮，欲使骑坐者不被瘾阁。不知粉皮惹水，遇雨则湿浸内透，坐马者

衣裤皆湿，大为利害。不若用黄油皮鞞之。及鞍桥，虽用高空，下用连替摘[B13C]，免有转侧。缘凉替与鞍相离，上马攀桥则鞍与替不相粘著，多致攀转鞍桥，坠下马腹，临阵误人性命。是谓鞍制。

靴制

靴凹合用粉皮熟软。

凹口合用软皮带系。

靴面及鞋底皆用硬皮。

靴鞋底皆用漆蜡。

臣闻马军骑马则吊腿欹斜，而两足可忧；下马则筌刺暗设，而鞋屨可破。靴之功大矣。然近日马军类多脱去马靴，或怠于附带而弃之郊野，或宁使赤露而束之鞍镫。殊不可晓。及考其所自，盖今日诸军之靴皆用牯牛皮制造，故皮性太硬，未著则不能穿足入脚；袜凹太深，既著则不能抬足起步。牵马下程则夹破脚研，而久成疮痍；落马坠地则拄定膝胯，而不能起立。不惟肌肉不保，且反伤于磨擦。其视金贼所制之靴，万万不同。今后宜令袜用软皮，而上则系以皮带；鞋用硬皮，而下则抹以漆蜡。其制与今人软凹泥靴相类，而不用钉距。是谓靴制。

马枪制

正带甲马军一百人。
准备带甲二十人。
一兼兵五十人。
火头三十人。
额外辘重三十人，近添作四十人。
正旗头三人。
副旗头三人。
小枪一十八条。

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，拣指有马上单枪。岳飞教荆襄之兵，有稽枪射。李显忠教关西之兵，令弓手带枪，枪手带弓。马军之有枪，尚矣。自近代，善马射者不善马枪，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、正副旗头六名，其余皆系弓箭。立为定制，不容增减。盖新刺马军、新补马校不练教习，不熟弓马，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，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，则彼安能独办？要之，一队皆系老旧马军，则令各稽小枪，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；皆系新招生疏之人，则令专事弓箭，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。庶不强人以短，而反害其所长。是谓枪制。

叉枪制

叉杆蒺藜条为上，柘条次之，枫条又次之，余木不可用。

穿斗枪叉，合拣择枪大小与筒口相等，然后穿套。造枪须令枪头、叉口用钢，筒并枪身、叉身尽合用常铁。

穿斗叉枪，先比量杆头相等，次用胶、漆、面调涂，倾入筒口，令盛满，却倒用杆斗上。庶无动摇、脱落之弊，至枪杆朽腐，而杆头犹不脱，及雨水不入。

臣闻旧制：淮东敢死军多系枪叉手，淮西忠义军民兵多系枪刀手。刀姑置勿论，而枪叉之弊有四。一则近年收买枪杆全无选择，多用杂色轻木，临用脆折及被脱误。今后枪叉杆须用蒺藜条、枫木、赤仙木，方免杆身易折。二则诸军穿斗枪杆，不问筒口、杆头巨细，例用锉斫令小，便行装斗。才遇中物，则枪杆皆从锉斫处断作两截。今后须令比量筒口、杆头一样，略削放尖，不得锉斫令小，方免杆头断落。三则诸军枪叉例皆用团钢打造，故倍费磨削，虚费钢火。今后枪尖、叉口皆令用钢，枪身、叉背皆用常铁，方免倍费工绩。诸军穿斗枪叉等军器，只此削得巨细相等，便用铁钉钉上枪头、叉头，以故临用或枪头中物而摇动脱落，或钉头入木而杆头损折。今后须令煎胶入漆，和面调涂，倾入筒口，方行穿套。庶免动摇伤折。是谓叉枪制。

卷九 治安药石

采探之法五

采探

臣闻兵家之有采探，犹人身之有耳目也。耳目不具，则为废人；采探不设，则为废军耳。一身之聋瞽，徒能废吾之四体；而三军之聋瞽，则其所废者可胜计哉？故候吏不严，君子以为无耳目之军。杜预设绛白之旗，而见敌有辨。马成设烟火之燧，而事皆预知。赵充国之破先零，得高山远望之便。吕蒙之袭关羽，必先缚其屯候，使不闻知，而降其二将。浑镐之讨义武，知其边备不设，故能深入贼境，而大败其师。李 之入蔡州，乘其候吏不知，故能直入贼营，而生禽元济。兵家惟其先人，故能有夺人之心。关中之王在于先入，北山之胜在于先据。彼有贼至帐中，军吏未觉，兵至城内，箫鼓未绝，皆由其无采探也。

国家承平以来，庙堂恶闻边备，将帅不买间谍。无事而修边防，则谓之引惹边事；有事而论形势，则谓之泄露兵机。所谓夹山之张、合肥之魏、磨盘之王、正阳之边、涂山之石、花

靛之解、安丰之倪、小王衡之张、芦塘之朱、桐木之周、九里关之胡、石门之王、桐柏之吴、界山之江，故家遗俗，世相传袭。其所谓子弟，非过淮盗马，则越汉运盐；其所谓牙爪，非私贩铜钱，则私通榷货。河南之地如其室家，商、虢之间即其堂奥。绍兴年间，如张、刘诸臣皆广行招致，以备缓急。近年以来，诸将例皆庸弩不材之士，上自宣招三司帅臣，下而江上诸军将帅，未闻有一人能搜访问谍、收拾遗逸以资听闻者。所谓采探之法，视为何物？甚至边候不严，边铺不设，无赏赉以维人心，无金帛以壮士气。得事者无功，误事者无罪。故士不出境，探不入贼。盱眙、山阳之于涟、海，安丰、花靛之于寿春，桐柏、唐城之于褒信，招信、濠梁之于汴、泗，相隔一水，相望一舍。烟火之气腾空相接，而莫知屯兵之多寡；鸡犬之声朝昏相闻，而不知敌国之虚实。所谓贼将之姓名，贼技之能否，贼势之进退，贼情之勇怯，盖殆若异世之事耳。敢望得其万一哉？此无怪其丧败也。惟能依此置铺，招募间谍，明远斥堠，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，有事不至窘束。是谓采探。

候望

旧法日递烽烟，其弊有四不可用：一烟雾，二暴风，三雪雨，四尘埃。

旧法夜用烽火，其弊有三不可用：一风雨，二烟雾，三尘埃。

新法日递旗号，有三不可用：一阴雨，二烟雾，三尘埃。

新法夜递金鼓，有五不可用：一地远，二风逆，三暴雨，

四贼鼓，五溪涧。

臣闻兵法：视不相见，故为之旌旗；听不相闻，故为之金鼓。所以传递相报，瞬息百里，而非人力所能及也。然旧法日用烽烟，谓如烧一烟则贼不至，烧二烟则贼尘起，烧三烟则贼步至之类是也。然其患有四：一则烟雾罩占，二则暴风吹鼓，三则雨雪昏暗，四则尘埃遮蔽。此烽烟之不足恃也。旧法夜用烽火，谓如举一火则贼不至，举二火则贼骑至，举三火则贼步至之类是也。然其患有三：一则烽火以双只而见贼之远近，阴雨晦冥则双只不分；二则烽火以纵横而见贼之东西，遇烟雾则纵横不辨；三则烽火以巨细而见贼之多寡，遇尘埃则巨细不测。此烽火之不足恃也。新法日用旗号，谓举青旗则贼不至，举白旗则贼尘起，举黄旗则贼骑至，举赤旗则贼步至之类是也。然其患亦有三：一则阴雨而不辨其高低，二则烟雾而不辨其青黄，三则尘埃而不辨其远近。此旗号之不足恃也。新法夜用金鼓，谓如一金一鼓则四顾平安，二金二鼓则贼兵发动，有金无鼓则贼步起，有鼓无金则贼骑至之类是也。然其患亦有五：一则相去太远，声音不闻；二则风势不顺，声音不接；三则暴雨击剥，声音不辨；四则贼振金鼓，声音混乱；五则溪涧湍急，声音交杂。此金鼓之不足恃也。四者之法既不足恃，故山林江湖之士有所谓聚探、硬探之法者，良所以济四者之不及也。然此四法，行军用师不可时刻废，废则为人掩袭。是谓候望。

聚探

淮东：

外沙、官庄、马逻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喻口差官部辖，所以探东海、山东海道动静。

横沟、渡塘、磨盘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楚州差官部辖，所以探涟水、淮阳、狗山动静。

小清口、柴阳、龟山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淮阴差官部辖，所以探撩林、利国、清河动静。

栅头、河口、明王山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盱眙差官部辖，所以探泗州、灵壁、虹县动静。

淮陵、浮山、朱庄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招信差官部辖，所以探五河口、故郡、凤凰山动静。

淮西：

黄溪、义馆、石阜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濠染差官部辖，所以探崇河、蕲县、鼓楼岗动静。

延陵、马蚌、沙涧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涡口差官部辖，所以探宿州、清河、涡河水陆动静。

孝义、新城、厥涧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合肥差官部辖，所以探颜庄、故镇河、下蔡动静。

茅涧、石涧、鲁村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花靛差官部辖，所以探慈鸦、榷场、寿州动静。

紫金山、淝口、淠口三处，地高可以置铺，属安丰差官部辖，所以探颜湾、颍河西、正阳动静。

已上各系踢逐到，上件地形高险，可以登陟望远。置铺去处，边郡将帅未尝讨论者（自淠口以西，至梁安滩、蛤蚌及汉江，八十一烽，山皆有望坡。此难概具）。

臣闻独力所胜，不如兼力之为轻；假目于人，不如亲见之为审。事之出于独力之所成就者，有不若兼听集视之为易得其真。至于事不切于其身，利害不系于其心者，往往失于不知缓

急之变。采探之法尤患于此。况夫采探之迟速，系乎三军之劳逸；采探之得失，系乎三军之胜负。采探之吏乃万人之司命，一将之权舆也。故古人于先锋立将，白旗立队，札探立铺，皆所以重采探、专候望也。然旧法：惟令安丰有警，则特令安丰之兵传报花靛、霍丘等处；盱眙有警，则特令盱眙之兵传报招信、淮阴等处。不知安丰之人，视霍丘、花靛外戍为不足恤；兼安丰受敌，方自顾不及，奚暇恤其所谓花靛、霍丘之事？盱眙之人，视招信、淮阴别军为不切之务；兼盱眙受敌，方自顾不暇，奚问其所谓招信、淮阴之事？此断递之患每见于边铺，死铺之患每闻于边探也。况入探不远，方见尘埃，贼已邻境，急报本戍已为稽缓，复何责其能报他所之营壁？是皆立治不良，为谋不审，临敌之际多至误事。今日聚探，尽革前弊。谓如沿边十五铺，每铺三十人，每屯各有三人。或遇有故，则甲探报甲，乙探报乙。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，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。是谓聚探。

关递

硬探，谓遴募胆勇材士，逼入贼境，必更探知虚实。

游奕小探，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，往来于边铺候望不到之地，探伺虚实。

臣闻立法之不详，故临事而多阙。人力之所不及，事皆可以言天，而兵家独不敢以言天。故烽候之相远，利害不得而周知；探访之不密，动静不容于遍觉。而后有硬探、游奕小探之制，皆所以济数者之不及也。硬探，谓遴募胆勇材士，远出贼

境，必要探知贼人虚实。谓如安丰硬探，直至龙湾、颍口等处；盱眙硬探，直至临壁、青阳等处。游奕小探，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，往来于边铺空阙去处，必要探知贼人消息。谓如安丰游奕小探，常出没于花靛、淝口、夹淮等处；盱眙游奕小探，常往来于龟山、栅口、夹淮等处。硬探则差出之日，重借资赏，日帮五券，合千、头目人又加倍支。候其探伺得实，即令正补，仍令添支钱银，买觅间谍，招募奸细。其有贼将至而不知姓名，贼军至而不知多寡，并依军令。游奕小探则差出之日，亦借资赏，日帮三券，头目、合千人又加倍支。候其采探得实，即令正补，亦令添支钱银，以助其用。其有误事，并依军令。如此，召土豪则有其资，买间谍则有其具，被邀劫则可以赎躯，遇关河则可以逃命。是谓关递。

密辨

掠候。

误候。

臣闻有间可乘，不可谓良谋；有弊可指，不可谓良法。候望之法，固足以测敌人之远近。而其弊患所在，世将皆未之晓也。故候望之弊有二。其一曰掠候，谓烟火则蹂践，而不令然炙；烽火则漂洒，而不令点举；旗号则拔去，而不令展布；金鼓则掠去，而不令鸣击。此掠候也。吾则有聚探、关递之法。二曰误候，谓烟燧则易一烟为二烟、三烟，而使吾军之不知其情，易一火为二火、三火，而使吾军之不谕其事；旗号则易青为白，而使吾军之不辨其色；金鼓则易金为鼓，而使吾军之不

得其实。此误候也。吾则有暗辨之法：烟火则三隐三见、三聚三散，敌不知其数；旗号则三高三低、三展三卷，敌不知其节奏；金鼓则三击三止、三急三缓，敌不得以效学。是谓密辨。

卷十 治安药石

戒饬将帅之道四

将帅轻死

臣闻人之身所以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者，其见面盎背，惟忠与义而已。忠义不足而徒欲全生，虽堂堂六尺、备冠具裳，存亦亡耳。朝闻夕死，圣人可之；杀身成仁，君子不恤。古先圣贤龙逢、比干，首阳、汨罗之士，皆以一死见称于千万世之下。至于忠臣义士，每以所欠一死为恨。是知见危授命、以身殉道，乃古人亘亘之节。而明哲保身、全身远害，诚趋利避害者之为耳。苟无愧于忠义，则死奚足靳也？

至于将帅则不然。操两国之死生，司三军之性命，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，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。别将远征，恐败于无扰，汉武所以戒李广；孤军深入，虑有围困，后世所以议邓艾。梁惠王东败于齐，南辱于楚，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至于国之根本竟成一俘者，皆基于庞涓之一死。赵括不恤乃躬，直出搏战，他日上党、虎牢、太原诸郡皆为秦土，成武安之名者，由其不能自保厥生，遂至身殒国辱，为万世笑。

今之为将帅者，每有委命，不曰死节，则曰死敌；不曰愿效一死报答国家，则曰愿以一死上报君父。吁！有死之荣，无生之辱，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，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；奋死则生，幸生则死，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，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。尝闻士卒用命矣，未闻将帅之用命也；尝闻士卒不爱死矣，未闻将帅之不爱死也。以是观之，忘命轻死者，士卒之事也；重命恤死者，将帅之事也。自今宜令戒饬将帅，无轻生而深入，无易敌而挑战。以沈厚不挠为法，以玩忽轻举为戒，庶使将帅、士卒之事不至倒用。虽然，死一也。有爱者焉，有畏者焉。愿与将军决死战，此爱死也。寇将率其众来降，此畏死也。爱死者足以死人，畏死者足以死身。兵势不敌，堕于重围；庙算莫施，陷于重地。当是之时，将束手以就禽邪？将忘命以死战邪？吁！郭倬不死于符离，而死于市朝之戮；皇甫斌不死于下蔡，而死于南郡之囹圄。是皆不死其所当死，终死于其所不当死，抑又可为将帅幸生者之戒。是谓将帅轻死。

将帅好战

臣闻兵家之法，战则败，不战则胜；兵家之秘，有战则有败，不战则无败。兵非果不事夫战也，战则胜负之事均矣。兵，危事也，战，死道也，胜负可听于自然也。夫斗胜负于死生之场者，谓之战。知其必胜而后战者，谓之谋伐。谋者，孙子谓之“上兵”，而攻城、伐兵之策皆为次下。故齐人之得舒不曰战，而曰败。鲁人之于蔡不曰战，而曰入。齐人之于纪不曰战，而曰如。韩信之于安邑不曰战，而曰袭。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战，

而曰下。皆不战也。夫邀整整之旗，击堂堂之阵者，战也，士卒之事也；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者，不战也，将帅之事也。以将帅之事而责士卒固不可，况以士卒之事而责将帅哉？

今之将帅所以动辄败衄者，皆专学战而未得夫不战之妙也。学战易，学不战难。《司马法》论：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。”梁惠王败辱于齐、楚，丧地于秦，盖专于糜烂其民之战。故王者有征而无战。孙子以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为善之善；舍是之外，虽百战百胜，亦所不取。不得已则斗，未有得已而斗者也。臣愚欲望朝廷严饬诸军将帅，招致谋夫策士，讲求不战之法，则臣之后篇亦其万一。若夫斗智角力于胜负未分之地，臣所不取。是谓将帅好战。

材财相用

臣闻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，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。材之于财，其音虽同，其为物则异；而其为义，则相为盛衰，而不容两立也。夫子论何以聚人，不归之于他，而独归之于财。志食货者，亦以财为役天下之具。古人间人之君臣，报人之仇怨，未尝不以此为首谋。至于受千金之恩，而甘心于图穷之诛者，将不止于荆轲一人而已也。何者？壮士之颜色，不在乎血气之刚衰，而在于床头之有无。通神明、役鬼神，亦系于所积之多寡。故古人一则曰轻利好施，二则曰尽将家资散施乡里朋旧，三则曰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是皆轻天下之财，重天下之材。而英雄豪杰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，蒙其得利则均之惠，他日可

卜其不我鄙而乐为之用，虽赴汤蹈火不恤也。故壮勇之士则曰募，以财而募之也；岩穴之士则曰聘，以财而聘之也。

今之将帅率昧是道，不知人材之得失，系乎货财之聚散。顾以为财不可妄用，与其奢而不足，不若俭而有余；赏不可滥予，与其散之于人，不若蓄之于官。吁！鹿台之财，纣不散而散于周；崤函之粟，秦不散而散于汉。三军之众，十万之师，弃性命如草芥，赴锋镝如衽席。买间谍以破其腹心之谋，求乡导以乘藩墙之隙，非有赏赉以维其心，非有金帛以壮其气，彼安能乐为我用哉？不然，鄙吝之私一萌，于临财报功之日，其视士卒之身为秦人越人之肥瘠。当甘苦患难相同之日，犹不能与我均有其所有，则分国而王，他日必无是理。而兔死狗烹之喻，将见于吴人未灭之日矣。兴师之国，务先隆恩。欲望朝廷明诏大臣，厚赏赉、重恩予，无令将佐聚敛货殖，专欲误事。是谓财材相用。

豪杰为间

臣闻《孙子·论间》之一篇有曰：“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。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”夫殷、周之王，固天命之所攸属，何伊挚、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？盖天命之去留，系豪杰之去就。罗其英雄，则敌国自尔穷。秦实无人，始为可图；季梁犹在，则腹心之忧未去。故用间之法，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，而以豪杰之已去为足虑；不以人材之未附为国家之急，而以人材之外附为国家之大患。五就汤、五就桀者，所以为造邦之臣。之虞而虞亡、之秦而秦伯者，所以为伯者之佐。韩信不用于楚，

而用于汉，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。樊若水不官于南唐，而官于我宋，此艺祖之所以得江南。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，用之于幕府，则可以为忠臣、为义士；遗之于郊野，弃之于山林，则可以为乱臣、为贼子。得之于我，则可以成帝王之功；弃之于敌，则适以资奸宄之策。古之圣贤务揽英雄之心，如黄石之著《三略》；延揽英雄，如邓禹之告光武。解衣推食，以固其乐为我用之心；吐哺握发，以启其无鄙我之意。斯为善耳。不然，则杨朱之岐多于南北，孟轲之水决于东西。天之所以资我者，将转而资彼之具矣。夏虽未亡，而桀去则亡；周虽未兴，而望至则兴。忌不畏哉！忌不畏哉！

自今宜令二三大臣广行招致，幕府将帅精加延揽，使无遗于草莱，使无逸于郊野。取之不拘于势分，用之不嫌于细故。将见襄淮之翘楚、江湖之豪放、荆楚剑客、烟波钓徒，风闻雾集，臂奋鬣鼓，求备吾之采择矣。是谓豪杰为间。

卷十一 治安药石

守边待敌之策二

禁涉

臣闻吴魏之争不相与，斗智角力于长淮平阪之地，而蒙冲斗舰终岁勤动于东关、濡须之间，凡经数年。蜀魏相持之地，西自上舂，东至官渡，皆足以抗孔明、刘禅之师，而仲达诸将乃沾体涂足于渭滨蓁尔之地。何也？盖人力所至，不如天险之易守。巢、渭之得失，三国之胜负系焉。此夹水立坞之策所以力行于仲谋，而吴人之江东安；背水为垒之策力争于孟德，而渭南之地至是始非蜀有矣。

夫长淮百倍于东关，何吴人力争东关，而今日之不守淮？汉江十倍于渭水，何魏人死战渭水，而今日之不守汉？况我国家兼有吴、蜀之地，而无吴、蜀守地之谋；全有淮、汉之险，而无淮、汉守险之策。有志之士其能愒然于此邪？且载舟覆舟，天下之险莫过于水；向水背水，天下之巧莫出于兵。因天下之至险，以行天下之至巧，此兵家之上谋，而今日之急务也。夫淮之为水，清、汴、颍、涡、蔡可以通虏道者五。汉之为江，

秘、白、舟、甲、洵、洋可以入贼境者六。二水之险，百万之师莫越也。诸将于此料其浅深、阔狭之势，而曲为之防，随其顺逆、利害之处，而切为之备，则不惟淮南之地可保无虞，而汉北之地取若探囊；淮南之区可以自固，而淮北之区殆若唾手。而今日之事不足患矣。

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，臣未暇详究也。请举其略而敷陈之。故惧其浅而步骑可涉也，吾则曲铁为钩，曳之以索，谓之聚钩，所触无不死伤；直铁为针，透之以木，谓之沙针，所过无不残灭；捶竹为索，纽箴为刺，谓之水毛猬，所以锥涉者之肌肤；断木为轴，钉铁为锥，谓之水蒺藜，所以刺水兵之胫股；炼竹为筌，伏之泥泞，谓之踢筌，所以毒人之脚面；理柘为距，置之沙浅，谓之鸡距，所以碎人之脚板。凡此六者，虽有滩碛，贼安能涉我境哉？惧其深而舟楫可航也，吾则缀铁钩于浮筒之上，谓之浮钩，遇贼船则底板可沈；系索网于江流之中，谓之拒橹，遇贼船则桨棹可得；采绵穰，采禾忌，以裹贼船之梢舵，而杆橹难摇；割缠芦，割藤蔓，以碍贼船之别水，而车板难蹋；水势湍急则立刀口木，而使贼船之底不啻自破；水势浩渺则立曲膝锥，而使贼船之板不锥自透；置挽索于水底，使贼船遇之而尺寸不移，兵家谓之神系；卓倒纂于水涡，使贼船槌之而旋转千匝，兵家谓之鬼钻。凡此十者，虽有舟楫，贼安能及我岸哉？惧贼兵浮罌浮环以袭我之津岸也，吾则造木杵、造豁水于滩碛，而贼不可用。惧其驾飞翼、搭浮桥以跨我之河道也，吾则造火牌、造勺筏于急流，而贼不可施。惧其纽芦束苇以济也，吾则断木为查手木，穿木为皂角木，置之半渡之处，而使其物之不可施。惧其附缆结杆以济也，吾则横木为阑河，连木为截河，置之未渡之时，而使其具之不可至。惧吾步岸之易登也，吾则立伏牛、交马，使贼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。惧

吾濠堑之易通也，吾则钉暗桩，使贼人之船挂席不可以顺流。惧贼船之乘风而前也，吾则有撩风、拓水，以绝其帆樯之不可过。惧贼船之曳牵而至也，吾则有碍竿、虚木以阻其牵索之不可通。上流高而下流低，吾则占其上流，立堰板以灌其军。彼势阔而我势狭，吾则因其势，堆沙囊以没其卒。贼船迫岸，则立四索番车以碎其船。贼卒上岸，则立独面暗棒以掩其卒。淮自桐柏以东，沙浅可渡之处凡一百一十有一，而备御悉严。汉自复河以西，滩碛通道之处凡八十有九，而备御俱设。详其禁涉之法，制其绝险之具，贼虽带甲百万，粮运千里，徒使漣、泗、宿、亳之兵流涎于淮，而不能绝我淮水之波；唐、邓、陈、蔡之兵张目于荆岷，而不能越我汉水之险。此其为利，顾不伟欤！

然胜在于敌人之不及知事，败于吾军之不能秘事机之无穷。一或不密，则我之所以制敌者，敌反得以制我矣。公孙述扼岑彭，述为浮桥、攒钩以拒彭之船舰，其术似矣。未几，彭乃预知，纵火烧桥、钩，而述兵以败。章昭达征岭南，贼为竹笼盛沙石以拒昭达之舟楫，其智非不巧也。不知昭达得以预知，使士卒持刀斫笼，而贼兵以溃。吴人之拒晋，可谓得策。然铁锁截船之术一泄，而不能免王 大筏火炬之烧。杜 之御晋师，可谓尽善。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，而不能免周访长岐枵之拒。是皆败于轻泄，而贵于善秘。

至若今日淮、汉守御之策，缺然不讲。一滩之险，守以数枚之义勇，徒有以启贼人饵 炎之心；一渡之津，防以数夫之乡兵，反有以省贼人辨认之力。舍淮、淝千里之险，而退守大江，则藩篱毁而门户可忧；弃襄、汉万全之利，而归保岷城，则唇颊亡而齿牙何恃？欲望朝廷急令边将，讲求禁涉之法。保淮则淮甸可全，而长江之险不被其平分；保汉则荆、襄可守，

而唐、邓之区可行于掩袭。倘以为淮不可守而退守大江，不知江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地？倘以为汉不可守退守襄阳，不知襄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所？愿陛下急赐施行，无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。此臣所谓禁涉之大略。

观衅

臣闻兵家论整整之旗，则曰无邀；堂堂之阵，则曰勿击。何畏宁尔也？盖善用兵者，惟因其衅而已。衅之未至，虽卧薪尝胆十有八年，不以为缓；衅之既至，虽一日一夜去阙与九十里，不以为速。

夫衅应于我者，谓之机；见于彼者，谓之隙。决在我之机，投在彼之隙，敌诚智者，将败亡之不继矣。然衅之在人，其别有二：有天衅，有人衅。故衅出于天，良将乘之，惟恐其失敌也；衅出于人，良将审之，惟恐其诱我也。所谓天衅者，一曰淫雨连作，营垒卑湿，人马泥泞，筋角解脱；二曰久雪，谓积雪寻丈，草木冰结，居乏樵爨，行迷道路；三曰暴风，谓旌旗卷折，庐舍摧倒，尘埃四兴，行阵不分；四曰大雹，谓霰雹乱掷，人马惊击，帷幕破伤，坑塹填没；五曰星变，谓天狗日飞，天鼓夜击，星流彗扫，坠汨其营；六曰妖祥，谓鼎釜自鸣，戈甲自动，瓦缶有声，屋舍摇撼；七曰洪水，谓江涨河决，潮作泉涌，漂荡寨伍，淹没人马；八曰火灾，谓延烧城邑，自燔积聚，或火昼发而行阵惊乱，或火夜焚而披带不及；九曰雷击，谓风雷电雹震击营壁，燎灼林木，霹雳泉石；十曰旱魃，畏天时亢旱，赤地千里，河枯井竭，人马烦渴；十一曰人疫，谓久

负苦役，士多病患，次舍卑湿，士多疾疫，递相传染，不容医疗；十二曰马瘟，谓风土不伏，水草不甘，刍秣不时，劳佚不节，一马受病，百槽传毒。是谓天衅。凡两军相持，衅见于我，急宜厌避；衅见于敌，急宜乘击。所谓人衅者，一曰移营，谓旧营未彻，新营未安，空便未知，行阵未定；二曰涉水，谓道遇溪涧，急涉未得，城有濠堑，急攻不利，士卒泥泞，人马劳役；三曰分兵，谓将佐或去或留，士卒或行或止，未安厥居，未及所至；四曰易将，谓君臣疑贰而废置不平，长贰离间而去守不一，士卒不服，号令未孚；五曰绝粮，谓粮食不通，三军外掠，漕运不继，将士饥馁；六曰未合，谓抵暮入营，行阵未设，达旦出队，摆布未定；七曰阵乱，谓鼓不知进，金不知止，旗不随将，卒不随队；八曰兵疲，谓涉险千里，士不去甲，劳师数月，马不解鞍；九曰令杂，谓将帅离心而士卒无所适从，朝夕异令而缓急无所听信；十曰主疑，谓将帅有功而忌嫉易生，屯戍无功而间谍易入；十一曰惊畏，谓士不谙战斗而遇敌惊惶，将不经行阵而陈师懦怯，行伍夜呼而将不能禁，行阵相结而令不肯前；十二曰将骄，谓恃胜而将佐骄矜，屡捷而师徒无备；十三曰得间，谓间谍得实而营垒可破；十四曰下离，谓士卒离心而号令不行；十五曰内变，谓家国多难，灾变屡兴；十六曰失险，谓贼方恃山为固而忽移营于四达之衢，拒水自安而忽移屯于圯陷之地。是为人衅。凡两阵相持，衅生于我，则急使秘避；衅生于敌，则急令访察。古人之用兵，所以为是进退、攻守之计者，一任乎衅而已。故胜兵先胜而后战，不于已战之后而始求其所谓胜；合于利而动，不于已动之后而始求其所谓利。

今日沿边诸道将帅，所谓天衅者不知其为何物；所谓人衅者，不知其为何事。兵入宿州，天雨不止，正犯天多淫雨之戒；师宿蕲县，涣水暴兴，正应半渡可击之法。不惟天衅之不知，

且反以在我之衅，而示敌人以可破之机矣。蔡州之役，大将欲进而制领已归；泗州之役，士卒欲守而招抚先遁。不惟人衅之不晓，且反以吾师之衅，而献敌人以可投之隙矣。欲望朝廷明诏将帅，使循观衅之法。深沟高垒，观衅而后动；锐兵利器，待衅而后发。多设间谍，厚赂采探。有衅可攻则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；无衅可乘则外闭其营，内休其士。庶无轻举妄动之失。是谓观衅。

卷十二 治安药石

足兵便民之策四

劝募

臣闻圣贤之举事，所以不令而行、不约而从者，固自有感化之道。至于驱之以刑罚而民犹尔违，迫之以势力而民愈我戾者，皆徇于蹈常袭故之中，溺于形格势禁之内，而未得夫感化之妙也。弧矢之利，发于东而西自应；桔槔之利，运于左而右自随。天下之理，未有无激昂劝励之术而能直施之者。

国家近日招军，惟知给降度牒、官诰，发付诸州变卖，以供招军之费，不知省、部倦于行移，而州、县视为常度。告命积于架阁，而支遣急于星火；文榜遍于通衢，而投买几于绝迹。是何调度之劳，而成效之邈邪？殊不知以官诰、度牒而卖钱，则钱难卖而倍费支持；以官诰、度牒而招军，则军易招而两皆径便。盖今日招军之资用有三：曰鬻爵，曰献粟，曰度牒，皆所以调招军之费也。然鬻爵之文布满墙壁，而爵未尽鬻；献粟之谕遍下州、县，而粟未闻有多献者。盖买官、献粟，素系杂流，人皆知其不能远到。虽优之以免铨，比之以奏荐，而民间

终不愿售者，以绍兴之间皆以此诱天下，至承平则又以流外官待之矣。此所以终不见信于天下也。魏公张浚尝得此济时之策，晓谕民间：招军一百人，与补下班 应；招军二百人，与补进武校尉；招军三百人，与补承信郎。已上各有等差。令不两月，军致数万。此其为效，速若影响。其招军之家自备钱粮，部辖起发至枢密院及两宣司者，比类与补文资，并依军功转行。立为定制，画一加详，昭告天下。至于度牒，则招军五十人与剃一僧，招军一百人与剃两僧。如此，则招军之费不繁，而招军之门自广。是谓劝募。

省运

臣闻士不赒粮，古人所虑；师不宿饱，智者所忧。盖养兵所以卫民，岂可为兵而殃民哉？此省运之说，不可不讲也。韩信有百战百胜之才，非萧何之不绝粮道，则何以成诛秦蹙项之功？孔明间关百战，卒窘于馈饷不足，终身于区区之陇蜀，不能复中原一块之土。是知兵食之有余、不足，可以卜事业之成否。而运输之劳，漕运之苦，有司皆不暇恤也。况夫用兵之策，莫大于足兵；足兵之策，莫患于扰民。扰民则心失，心失则怨起，怨起则衅生。衅生，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。盖足军则民力必劳，裕民则军食必缺。较二者之重轻，盖有不容偏徇其说者。果何道以处此哉？兴屯田以省支费，浚水道以便转输。二者，当今之急务也。

屯田之策姑置不论。而水运之利，盖有可考者。萧何发敖仓之粟，以饱韩信举秦、下赵之师，皆得之于河渭之顺流。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，以济江陵、荆州、官渡之兵，万山之间跬步千里，乃寄漕于木牛、流马，而藉其力于嘉陵一江之水。隋人开汴水以通淮漕，吴人置京口闸以通江南之粟，是皆凿山成池、掘地通流，以济人力之不及。况今日屯兵之地，非依淮、

泗之利，则凭江、汉之滨；非通津于淮东川泽之乡，则接境于巢湖、芍陂波涛之险，初不劳一毫开垦之力。而今之漕臣，皆不能讲求沟洫，讨论源流，修填起塞，修废起旧，以备缓急运输之用。乃驱涂炭之民，肩山阜之粟，赍万死之命，赴千里之役。中有室家流离之忧，外有霜雪暴露之苦；进有贼人虏劫之险，退有监临驱迫之诛。一戍樵苏，千里鱼肉。其可不求夫形势之便、川泽之源、舟楫之利，而使征夫、役吏息肩弛担邪？

迫淮自喻口至山阳，自山阳至淮阴，自淮阴至招信，自招信至盱眙，则高邮、邵伯皆通大江。风帆浪楫，一日千里，何待于肩运邪？自濠梁至定远，自定远至涡口，自涡口至合肥、至南巢，则大涧、淝水皆通巢湖。橈杆所指，一舟之载，万夫之负，何待于肩运邪？自花靛至安丰，自安丰至舒城，自舒城至北峡，自北峡至三湾，则乌沙、陶域皆与芍陂、巢水相通。决堰作滩，犹胜于仆仆道途，顾何在于重劳民力也？以至德安则有安河，复沙则有复河，郢州则有汉江，襄阳则有襄江，荆门则有淇、漳二水，京南则有千金一堤；以至华阳、枣林、青岗、白石，皆有小溪、曲涧可通汉右。惟能葺治水道，川陆俱运，坦夷则车推毂载，马驼驴负；险阻则舟行缆解，风送水流。不惟可以少纾民力，而粮出多道，亦可以免断劫之患。至如淝水可以灌合肥，东关可以灌西县，黄姑可以灌庐江，乌沙可以灌舒城，桐陂可以灌桐城，吴塘可以灌龙舒，芍陂可以灌安丰，西流河可以灌英六，复河可以灌复沙，杨林江可以灌历阳，后湖可以灌邳都，凡川源之于州、县，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，毫末不差。此又江湖不传之妙。是谓省运。

广士

- 轻捷将（招善上竿立索者充）。
听望将（招耳聾目瞽者充）。
筋角将（招善制弓弩者充）。
偷劫将（招善攻营袭寨者充）。
波涛将（招善弄潮泛水者充）。
烟火将（招善飞烟走炮者充）。
伏兵将（招善搜伏隐踪者充）。
游猎将（招善罗弋禽兽、笼槛教使者充）。
楼阁将（招善缘墙上壁者充）。
窟穴将（招善穿窟穴者充）。
洋海将（招善识海道者充）。
风云将（招善辨风验云者充）。
间谍将（招善听探事务者充）。
乡导将（招曾历内外道路者充）。
皮革将（招善熏皮双线者充）。
楼橹将（招善斤斧绳墨者充）。
油漆将（招善煎油{髟木}漆者充）。
机柱将（招善机织罗锦者充）。
锋刃将（招善炼钢团铁者充）。
丹青将（招善挥染绘画者充）。
机巧将（招善雕镌装塑者充）。
医人将（招善医人病者充）。

医马将（招善医马病者充）。

毒药将（招善修合药饵者充）。

辞说将（招善游谈辨说者充）。

营寨将（招善辨形验势者充）。

孤虚将（招善灼龟、揲易、六壬、太乙者充）。

潜身将（招善无火夜行者充）。

臣闻高祖以贩缯屠狗之徒而得天下，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，韩信驱市人而破赵，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。是皆招军取士不拘于一门，兼收并蓄不徇于一节。故随所遇以用人，随所以成事，使在彼无弃材，在我无遗用也。

近年以来，国家招军，立为定法：及等仗者，方为招收；而身材矮短，所欠毫末，则虽勇如关、张，亦所不招。无残疾者，方为刺补；而指断目眇，略有小疵，则虽智如良、平，亦所不刺。自侍卫三司，至江上诸军，例皆扼以等仗，扼以年齿，更扼以犯徒刺环，而未尝破格收刺一人。岂知及等仗者，未必皆可用之士；有残疾者，未必皆可弃之材？虽年未十六、年逾六十，而武艺过人，虽脊尝犯徒、项尝刺环，而材武无敌，岂可拘于定制，并行弃逐，使居山林伺生他变？是必广行招致，随材佐用。故自正兵之外，复收诸色材技，分为二十八将，各置队伍，教以本色材技，兼习武艺、战斗。则普天之下，无非可招之军；四海之内，无非可用之卒。三司、五驻与夫沿边诸屯戍，自无兵少之虑矣。是谓广士。

实边

臣闻汉募民塞下，而匈奴不犯；唐招募雄边子弟，而剑南以平。

前日淮、汉之民，相望千里，其不死于兵革者，皆流徙于江南诸郡。大江之南，山多田少，平居无事犹藉两淮、全汉马驼驴负、川推陆运，以给岁月。今淮、汉之民反聚食于倚余之地，是宜米价腾涌，并与江南之人均成饿莩。甚至都城之间，张指于道者，步武相踵。朝廷惟知行下淮、汉州军，召人归业；不知淮、汉之民，疲于科需，惮于征役，视守、令如仇讎，畏吏卒如夷虜。今虽摩顶放踵，挈而置之衽席之上，彼亦将疑彼有司拘籍为伍，复驱而之死地耳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行下沿江渡口一带州郡，沿路夹截；官舍、寺观，置为程驿；措置钱粮，各给小券；分差官吏，置局起发；限以里数，拘以程限；分道立驿，遣还原所。先令有司立为赏格，出榜晓谕淮、汉土豪形势之家，招集其乡里，招收其佃仆，结为甲伍，使之总辖；计口给券，沿路批支；候归本所，无屋可居者给瓦、木，无田可耕者给牛、种。招集千人者补副尉，三千人者补承信郎。其多寡、远近，以此为差。如此，则不惟淮、汉之土豪形势咸愿鼓率流民以归乡里，将见江、浙富民亦愿输其家资倡率土民渡江，以求招致之赏矣。是谓实边。矣。是谓实边。